

苹果树

[英国] 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出身于律师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并取得律师资格。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为背景,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对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剖析,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法律具有揭露和批判的意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法利赛人的岛》、《庄园》、《博爱》;系列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骑虎》、《出租》)、《现代喜剧》(三部曲:《白猿》、《银匙》、《天鹅之歌》)、《尾声》(三部曲:《女侍》、《开花的荒野》、《河那边》)。他的剧本也很成功,有《银匣》、《斗争》、《法网》等二十余部。

《苹果树》这部中篇小说,作者自许为他最好的故事之一,文字优美、耐读。通篇描写青年大学生艾舍斯特因“怜悯”爱上天真纯朴的村姑梅根,与她在苹果树下定情;又因阶级意识而将她抛弃。他造成一起恋爱悲剧,而最终他又为此伤感,因为他遗失了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那苹果树、那歌声和那金子”。

值得一提的是故事开头艾舍斯特对“怜悯”的讨论,他说它“至少是蚌里的珍珠”。这个问题在作者写作《苹果树》时,在写给哈代的信中也曾议论过,他说:“蚌因珠而病,但珠是最美丽的东西,它比蚌本身更加珍贵。”据此,不难从小说中捕捉到作者的道德批判和审美观念。

“那苹果树、那歌声和那金子。”

墨雷译《攸里披底斯的 希波勒特斯》在他们的银婚日,艾舍斯特和妻子坐着汽车,行驶在荒原的外边,要到托尔基去过夜,圆满地结束这个节日,因为那里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这是斯苔拉·艾舍斯特的主意,在她的性格里是有点儿多情色彩的。如果说她早已失掉了那蓝眼睛的、花儿般的魅力,脸儿和身段的那种玉洁冰清的秀气,还有那苹果花似的颜色儿——二十六年它们曾那么迅速而奇妙地影响过艾舍斯特——那么在四十三岁的今天,她依旧是个好看而忠实的伴侣,不过两颊淡淡地有点儿斑驳,而灰蓝的眼睛也已经有点儿饱满了。

正是她叫车停了下来。这儿,左边但见那块公有地陡峭地向上升起,右边是狭狭的一溜落叶松和山毛榉林子,还疏疏落落地长着几棵松树,直向介于公路和整个荒原上的第一座又长又高的山冈中间的山谷伸展过去。她在寻找一个可以让他们坐下来吃东西的地方,艾舍斯特是什么也不寻找的;而现在这个地方,处于金黄的金雀花和在四月的斜阳里散发着柠檬味儿的绿叶蓬松的落叶松之间,可以远眺深深的山谷,仰望长长的荒原群丘,似乎正适合一个热爱奇景异迹的水彩画家的有决定意义的天性。拿起画盒,她跨出车来。

“这儿行吗,弗兰克?”

艾舍斯特,有几分像长了胡子的席勒,两鬓斑白,高个子,长腿儿,

两只深邃的灰色大眼睛有时包藏着无限意味，而且几乎显得很美丽，鼻子稍稍偏向一边，长了胡了的双唇微微开着——四十八岁的他，沉默不语，拿起便餐篮子，也跨出车来。

“呀！看哪，弗兰克！一个坟墓！”

从公有地顶上下来的那条小道和公路直角相交，经过那狭长的林子跟前穿进一座大门里去，就在这地方的公路旁边，有一个长着一层草皮的矮丘，六...粘い?...绽...课...兵?块花岗石，不知是谁在上面丢了一枝刺李和一束野风信子。艾舍斯特看了，不觉触动了他的诗人气质。在十字路口——那一定是个自杀者的坟墓！可怜迷信的世人！不过，不管躺在坟墓里的是谁，他占据着最有利的地位——这不是挤在雕刻着废物的其他丑坟之间的阴湿的陵墓——有的只是一块粗糙的石头、广阔的天空和路旁的自然景物！他没有发表议论，因为他已经懂得不能在家人之间充当哲学家。他大踏步走开，登上公有地，把便餐篮子放在一面墙下，铺开一块毯子给妻子坐——她饿了会停止写生，到这边来的——然后从袋里掏出墨雷翻译的《希波勒特斯》来。他很快就读完了“塞浦琳”和她报复的故事，这时已经在看天了。

注视着在深蓝的天幕上显得那么明亮的朵朵白云，在这银婚日，艾舍斯特渴望着——

渴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男子的有机组织跟生活是多么不协调！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尽可以是高超的、谨严的，但是总存在着一条贪得无厌的暗流，一种非分之想，一种蹉跎的感觉。妇女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谁说得上？然而，那些纵情于新奇，纵情于胡思乱想，一味追求新的不平凡的经历、新的冒险、新的享乐的男子，毫无疑问，他们所苦的却并不是饥饿，而恰恰是它的反面——过饱。文明的男子仿佛是一只精神失调的野兽，陷在这里永远也出不去！他不可能有自己喜爱的花园，用那优美的希腊合唱诗的词句来说，不可能有那充满“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花园，生活中没有他可以到达的极乐世界，或者说，没有给予任何有美的感觉的男子的永恒的幸福天堂——

他没有可以和艺术作品里那种被捕捉了的可爱的形象相比较的东西，那种可爱的形象是永远赋予了的。因此一经观赏或阅读，总会得到那同样的可贵的意气昂扬和心旷神怡的感觉。毫无疑问，生活中存在着这种美的时刻，存在着那种不召自来、飞逝而去的销魂蚀骨之喜的时刻，但是麻烦的是，它们持续的时间仅如一朵云片飞过太阳那么一会儿；你不可能把它们留下，像艺术捕捉了美，把它牢牢地掌握住似的。它们稍纵即逝，像人们看到大自然的魂灵的那种闪烁的或金光灿烂的幻景一般，像看到它那杳远而沉思的精灵的一瞥一般。这里，阳光热辣辣地晒在他的脸上，一只布谷鸟打一株山楂树里叫着，空气里荡漾着金雀花的甜味——

周围是幼小的凤尾草的小叶和星星般的刺李，明亮的云片飘浮在群山和梦一般的山谷之上的高空——此时此地，正是这样的一瞥。但是刹那之间它就会消逝，就像潘的脸儿那样，刚从岩石后面露出来，你一注视，便消失了。这时他突然坐了起来。可不是，这片风景有点儿眼熟，这块公有地，这条路，背后的这面老墙。跟妻子在车里行驶的时候，他不曾注意——

决不会注意，因为他只管想远在天边的事儿，或者什么也不想——但是现在他却看清楚了的！二十六年前的，就在这个时节，那天他从离眼前这个地点不到半哩的那个农家出发到托尔基去，这一去可以说就永远没有回来。他

感到一阵突然的悲痛；他无意中撞在一段往事上了，这段往事的美丽和喜悦他没有能够捕捉住，它扑着翅膀飞到未知的世界中去了；他无意中触发了埋藏在心底的回忆，想起一段放纵、甜蜜、但被迅速地扼杀了的时光。于是他翻过身子，两只手支着下巴，凝视着长着小小的蓝色乳草花的那片短草……

这就是他想起的往事。

艾舍斯特的膝头踢足球时受了伤，支持不住了，而看地图却还有七英里光景呢。在一条小道沿树林穿过公路的地方，有一个斜坡，他们在斜坡上坐着，一面让膝头休息，一面海阔天空地谈着——

青年人就爱这样闲聊。两个人都身高六... 斩破？瘦骨嶙峋的；艾舍斯特脸色苍白，耽于遐想，心不在焉；加顿呢，举止怪僻，性格多变，肌肉坚实，头发卷曲，活像一只太古的野兽。两个人都爱好文学。谁也没有戴帽子。艾舍斯特的头发是淡灰色、光溜溜的，带着波纹，脑门子两边的都有点儿高起，仿佛总是往后甩的缘故；加顿的头发乱作一团，黑沉沉的，深不可测。他们在这几哩路内没碰见过一个人。

“老朋友，”这时加顿正在说，“怜悯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一种作用罢了；这是五千年来的病症。从前没有怜悯的时候，世界上还要幸福些呢。”

艾舍斯特目送云朵，回答说：

“这是蚌里的明珠，不管怎么说。”

“老朋友，咱们现代的一切不幸全来自怜悯。你看动物，还有红印第安人，只能感觉自己的偶然灾难；再看看咱们自己——老是免不了要感觉别人的牙痛。让咱们回到不为别人动心的时代去，使日子过得快乐些吧。”

“这个你永远也实行不了。”

加顿沉思着搅动自己的乱发。

“一个人要充分成长，绝不能太拘小节。不满足自己感情上的需要一种错误。一切感情都是有好处的——可以丰富生活。”

“对，可是违反了骑士精神的时候呢？”

“啊！这是多么英格兰气呀！如果你说到感情，英格兰人总以为你需要肉体上的什么东西，就大吃一惊。他们怕激情，却不怕肉欲——哦，是不怕的！——只要他们能够保守秘密的话。”

艾舍斯特不回答；他折了一朵小蓝花，将它对着天空转来转去。一只布谷鸟开始在一株山楂树里咕咕地呼叫。天空，花朵，鸟的歌唱！罗伯特正在痴人说梦！于是他说：

“得啦，咱们往前走吧，去找个农庄过夜。”正说的时候，他发觉一个姑娘从高出他们头顶的公有地上往下走来。她挽着一只篮，身形映在天幕上，从她的胳膊弯里望得见那块天空。艾舍斯特是个见了美色不想对他怎样会有实利的人，不觉想道：“多美啊！”风吹动她的粗绒裙子，拂着她的腿，掀起她那压扁了的孔雀蓝的苏格兰圆帽；她的浅灰色的短罩衫已经破旧了，鞋也裂开了，两只小手又粗又红，脖子晒成了紫褐色。她的黑发散乱地飘拂在宽阔的脑门子上，脸是短的，上唇也是短的，露出一排闪亮的牙齿，眉毛又直又黑，睫毛又长又黑，鼻子笔直；但是她的灰眼睛却是了不起的妙物——

水汪汪的仿佛今天才第一次睁开似的。她注视着艾舍斯特——

也许他那模样使她看了奇怪：头上没戴帽子，瘸着腿走来，一双大眼睛盯着她，头发往后掠。他没法脱帽致敬，只好举手打个招呼，然后说：

“请问这里附近可有让我们过夜的农庄吗？我的腿瘸啦。”

“附近只有我们家的农庄，先生。”她毫不羞涩地说，声音十分柔和清脆。

“那么在哪儿呢？”

“就在这儿下边，先生。”

“你可以让我们住下吗，”“啊！我想我们可以的。”

“请你带路好吗？”

“好呀，先生。”

他一瘸一拐地往前走，沉默着。加顿接着问答起来。

“你是得文郡的姑娘吗？”

“不，先生。”

“那么是哪儿人呢？”

“是威尔士人。”

“啊！我刚才就猜到你是凯尔特人呢；那么这不是你家的农庄了？”

“是我姑母家的，先生。”

“也就是你姑夫家的吧？”

“他去世了。”

“那么谁照管农庄呢？”

“我的姑母，还有三个表兄弟。”

“你姑夫是得文郡的人吧？”

“是的，先生。”

“你在这里住得很久了吧？”

“七年了。”

“跟威尔士比起来，你觉得这里好不好？”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是不记得了吧？”

“啊，我记得！可是不一样。”

“我相信你！”

艾舍斯特突然插进来说：

“你多大啦？”

“十七岁，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呢？”

“梅根·戴维。”

“这位是罗伯特·加顿，我是弗兰克·艾舍斯特。我们本来要上恰格福德去。”

“可惜你的腿叫你不好受哩。”

“艾舍斯特笑了笑，他的脸笑起来是有些美的。”

他们往下走过狭窄的树林，就突然来到了农庄上——一座长长的开着几个窗户的石筑矮房，院子里有几只猪和家禽，还有一匹老母马，都在走来走去。屋后是一座短短的陡峭的草山，山顶长着几棵苏格兰枞树；屋前有一个古老的苹果树园，正在开花，一直伸展到一条小河和一块长长的野草地边。

一个长着眼稍向上斜的黑眼睛的男孩在放一口猪；屋子门口站着一个妇人，迎着他们走过来了。姑娘说：

“这是纳拉科姆太太，我的姑母。”

“纳拉科姆太太，我的姑母，”有着一双锐敏的黑眼睛，活像只母野鸭，脖子也有那么点儿细细弯弯的。

“我们在路上碰到您的侄女，”艾舍斯特说；“她想您也许会让我们住一夜的。”

纳拉科姆太太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回答说：

“好吧，行，只要你们不嫌只有一间屋。梅根，把那间闲着不用的屋收拾好，再弄一碗奶油来。我看你们大概很想吃茶点了吧。”

两棵水松和一些红醋栗矮树构成了一个门廊似的东西，那姑娘通过这门廊，头上的蓝色圆帽跟玫瑰红的和墨绿的水松相映生辉，接着便消失在屋子里了。

“请到客堂里来，让您的那条腿歇歇吧。你们大概是打大学里来的吧？”

“是的，不过我们现在都离开学校了。”

纳拉科姆太太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客堂地上铺着砖，光光的桌子上没有--Yú迹 巫愿辽辽?的，沙发里塞的是马毛，这间屋似乎从来没有用过，洁净得到家。艾舍斯特立刻在沙发上坐下，两手捧着跛了的膝头；纳拉科姆太太注视着他。他是一个已故的化学教授的独子，常常那么傲然自得，旁若无人，使人感觉到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

“这儿有可以洗澡的小河吗？”

“河在果园的尽头，可是您坐下也没不了顶！”

“多深？”

“嗯，大概有一...瞻氡伞！?“噢！那挺够啦！怎么走？”

“走那条小路，经过右边的第二道门，有一棵孤零零的大苹果树，池子就在树边。那儿有鳟鱼呢，你们可以摸鱼玩儿。”

“更可能它们要摸我们呢？”

纳拉科姆太太笑了笑。“你们回来，茶点就预备好了。”池子是一块岩石堵住了水的去路而成的，池底铺满沙土；那棵大苹果树是园中最低的，紧靠池边，枝杈儿几乎复盖在水面上；树叶茂密，花儿也快开了——深红的花蕾正在放出来。池子窄小，容不下两个人同时入浴，艾舍斯特等待着，搓着膝头，注视着那片野草地。眼前全是岩石、山楂树和野花，远处还有一丛山毛榉，高高地生长在一个平丘上。每条树枝都在风里摇摆，每只春鸟都在叫唤，斜阳把草地照得斑斑驳驳。

他想起了齐奥克勒特斯和查维尔河，想起了月亮，还有那眼睛水盈盈的姑娘；他想到的东西太多了。反而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到；他觉得莫名其妙地快乐。

二茶点来得很晚，很豪华，有蛋，有奶油和果酱，还有上面点了番红花色的新鲜薄饼，加顿在席上发表了关于凯尔特人的长篇大论。他谈的是凯尔特人的觉醒时期；发现主人一家有着凯尔特血统，使自信也是凯尔特人的他十分兴奋。他伸开手脚躺在一张塞了马毛的椅子上，弯弯的嘴角叼着一支手卷的香烟，烟屑点点滴滴地掉下来，他那两道冷冷的针锋似的目光直射在艾舍斯特的眼睛里，口里赞扬着威尔士人的教养。离开威尔士到英格兰来，真像舍瓷器而用陶器一样！弗兰克，作为一个可憎的英格兰人，当然看不到那威尔士姑娘的温文尔雅和丰富情感！他轻轻地搔着那团还没有干的黑发，解释着她是多么确切地用她的活生生的形象例证了十二世纪威尔士诗人摩尔根的作品。

艾舍斯特整个身子躺在塞马毛的沙发上，两只脚远远地伸出在沙发外

面。他吸着一只深色的烟斗，并不听加顿说话，正想着那姑娘的容貌，这时她又送来一份薄饼。他完全像观赏一朵花儿或者别的自然美景一样——直看得她起了一阵有趣的微颤，垂下视线，走了出去，静得像只耗子。

“咱们上厨房去吧，”加顿说，“多看看她。”

厨房是一间刷白了的屋子。椽子上吊着几只熏火腿，窗台上摆着盆花，钉上挂着枪，还有少见的大杯子、瓷器和镡制器皿，还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几幅画像。一张狭长的粗木桌子上摆好了许多碗和匙，桌子上空高高地悬着一串洋葱；两只牧羊狗和三只猫疏疏落落地躺着。

在凹进的壁炉的一侧，坐着两个男小孩，闲着没事，规规矩矩的；另一头坐着个淡眼红脸的健壮青年，头发和睫毛的颜色就像他正用来擦枪筒的麻团一样；纳拉科姆太太处于两者之间，正在出神地搅拌着一只大锅里的香味扑鼻的Y菜。另外两个黑发青年，眼稍向上斜起，神色有点儿狡猾，跟两个男孩一样，懒洋洋地倚在墙上谈话；还有个上了点年纪的矮个儿的男子，脸刮得光光的，穿一条灯心绒裤子，正坐在窗口，仔细地看一本破旧的杂志，姑娘梅根似乎是唯一的活跃的人物——她从桶里汲取苹果酒，灌在几个酒壶里，送到饭桌上。

加顿看见他们马上就要吃饭，便说：

“啊！等你们吃过晚饭我们再来吧，要是你们许可的话。”

他们不等回答，退回到了客堂里。但是厨房里的色彩、温暖和所有的那些面孔，使他们这间明亮的屋子格外显得凄清。他们郁郁地又坐了下来。

“道地的吉卜赛型，这些孩子。只有一个萨克逊——擦枪的那个家伙。那姑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微妙人物。”

艾舍斯特的嘴唇撇了撇。他觉得此刻的加顿真是只蠢驴。

说什么值得研究的微妙人物！她是一朵野花。一个叫你看了好受的小东西。说什么值得研究的人物！

加顿继续说：

“在感情方面，她可能是了不起的，她需要唤醒。”

“你打算唤醒她吗？”

加顿瞧着他，笑了笑。“你是多么粗俗而英格兰气呀！”他这堆起满脸皱纹的一笑似乎这样说。

艾舍斯特吸着烟斗。唤醒她！这傻子自视很高呢！他推起窗，探出身子去。暮色已经浓了。农场的房屋和水车护架都模模糊糊了，呈现着淡蓝色；苹果园只剩一片黑越越的荒野；空气里闻得出厨房里烧木柴的炊烟味儿。有一只独自还没有归巢的鸟意兴阑珊地噉噉喳喳叫着，仿佛看见夜色而吃惊似的。马棚里传来一匹正在喂食的马的鼻声和蹄声。远处隐现着荒原，更远处还没有亮足的羞怯的星星白晶晶地镶嵌在深邃的蓝色天空里。一只颤声的猫头鹰呼呼地叫着。艾舍斯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美的夜，出去走走多好呀！一阵没有钉蹄铁的马蹄声打小路上传来，三个模糊的黑影走过——

是黄昏出来遛放的小马。它们的脑袋，黑糊糊、毛茸茸的，映露在大门上端。他把烟斗一敲，落下一阵火星，马儿立刻往旁里退避，接着便逃跑了。一只蝙蝠鼓着翅膀飞过，发出几乎听不见的“支波、支波”声。艾舍斯特伸出自己的手去；向上的手心上感觉到有露水。

突然从头顶传来小孩子的赫呼赫呼的说话声、靴子扔在地上的轻轻的蹦蹦声，还有另一个声音，清脆而柔和——

毫无疑问是那姑娘的声音，她正安置他们睡觉；那是她的字字清晰的话：“不，理克，你不能把猫放在床里；”接着是一阵交织在一起的吃吃笑声和幼儿的咯咯语声，一下轻轻的拍击声和一声使他听了起了一阵微微哆嗦的又低又美的笑声。他听见一个吹气声，摆弄着头顶暮色的烛光便熄灭了；寂静统治着一切。艾舍斯特把身子缩回屋内，重新坐下；他的膝头很痛，心情很阴郁。

“你上厨房去吧，”他说；“我要睡啦。”

三对于艾舍斯特，睡眠的轮子惯常是转动得静悄悄的、滑溜溜的、十分迅速的，但是他的朋友回来的时候，他虽然好像已经沉入梦乡，其实却完全清醒着；后来加顿睡熟在那矮屋里的另一张床上，翘起鼻子朝拜着黑暗，这样过了很久，他还听见猫头鹰的叫声。除了膝头的不舒服，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对于这个年轻人，生活的忧虑在不眠之夜并不显现得很大。事实上他没有忧虑。刚刚登记，取得律师资格；怀着文学的抱负。前程远大；没有爹也没有娘，每年有自己的四百镑收入。到哪里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干，对他有什么出入？他的床也是硬的，这使他免于发烧。他躺着，闻着从头边开着的窗外飘到矮屋里来的夜的气息。除了明确地有些生他的朋友的气之外——你跟一个人徒步旅行了三天之后，那是很自然的——

在这不眠之夜艾舍斯特回忆起日间的景象来，是心平气和，带着渴望和兴奋的。有一个印象特别清楚得没法解释，因为他并没有自觉到曾经注意过它，那就是那个擦枪少年的脸；这脸上的两道目光向上密切地、呆呆地、然而又吃惊地望了下厨房的门道，接着便迅速地移转到拿着苹果酒壶的姑娘身上。在他的记忆里，这张长着蓝眼睛、淡睫毛、亚麻色头发的红脸竟和那姑娘的滋润而纯朴的脸同样地不同磨灭。但是最后，透过那没挂窗帘的黑暗的方框框，他看到了白日的来临，听到了一声粗哑的、带着睡意的鸦叫。接着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直到一只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画眉鸟的歌声大着胆冲破了沉寂。这时，一直注意着窗框里渐渐亮起来的艾舍斯特便睡着了。

第二天，他的膝头肿得很厉害；徒步旅行显然是没法继续了。加顿预定次日要回到伦敦，中午临走时，他讥讽地笑了笑，留下个恼人的创痕——

但是，他那跨着大步的身影一消失在陡斜的小路的转角，这个创痕就马上愈合了。艾舍斯特整天保养膝头，坐在水松门廊边草地上的一张绿漆木椅里。

这里太阳蒸发出紫罗兰的芳香和开花的红醋栗树的淡淡的味儿。他心旷神怡地吸着烟，做着梦，观察着周围。

春天的农庄一片生气——

幼小的动植物脱壳抽芽而出。

人们带着微微的兴奋注视这生长的过程，喂养浇灌着新的生命。那青年坐着动都不动，一只母鹅踏着交叉的步子，庄严地摇摇摆摆地带着她的六只黄颈灰背的幼鹅走来，在他脚边的草叶上磨着它们的小扁嘴。不是纳拉科姆太太就是梅根姑娘，时常过来问他要不要什么东西，他总是笑着说：“不要什么，谢谢。这里好极了。”将近茶餐的时候，她们一同出来，拿着用盛在一只碗里的黑糊糊的东西涂在一块长长的布片上而制成的热敷剂，把他那肿着的膝头严肃地审察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药绑上。她们走了后，他回忆着那姑娘的一声轻轻地“呀！”——回忆着她那怜悯的目光和额上蹙起的小小皱纹。这时对那已经告别的朋友他又生起莫名其妙的气来，他竟说了她那样

荒唐的话。当她端出茶点来的时候，他问：

“你觉得我的朋友怎么样，梅根？”

她使劲抿着嘴，仿佛生怕笑了会不礼貌。“他是位有趣的先生；他叫我们都笑了。我想他是十分聪明的。”

“他说了些什么，叫你们都笑了？”

“他说我是 b a r d s 的女儿。B a r d s 是什么人呀？”

“威尔士诗人，生活在几百年前的。”

“为什么我是他们的女儿呢，请问？”“他是说，你是他们所歌唱的那种姑娘。”

她皱起了眉头。“我想他爱说笑话。我是那种姑娘吗？”

“我说了，你相信我吗？”

“啊，信！”

“好吧，我想他没说错。”

她笑了。

艾舍斯特想：“你真是可爱的个小东西呀！”

“他还说，乔是萨克逊型的。这是什么意思？”

“哪个是乔？是那个蓝眼睛红脸儿吗？”

“对。我姑夫的外甥。”

那么，不是你的表兄弟了？”

“不是的。”

“好，他是说，乔像四百年前到这儿来征服英格兰的那些人。”

“噢！我知道他们的历史；可是他是吗？”

“加顿特爱注意这一类事儿；不过我得说乔的确有几分像早期的萨克逊人。”

“是的。”

这一声“是的”使艾舍斯特十分感兴趣。它是那么清脆和文雅，那么肯定，而且又有礼貌地默认了她所显然不懂得的事儿。

“他说别的男孩全是道地的吉卜赛人。他不该说这话。我姑母高声笑了，可是她当然并不爱听这话，我的表弟都生气了。姑夫是个农民——

农民可不是吉卜赛人。得罪人是不对的。”

艾舍斯特真想拿起她的手来紧紧地握一握，但是他仅仅回答说：

“很对，梅根。顺便说起，昨天晚上我听得你照料那些小的上床睡觉呢。”

她微微脸红了。“请喝茶吧——快凉啦。要我拿点热的来吗？”

“你可有时间侍候你自己吗？”

“噢！有的。”

“我一直注意着，可还没看见呢。”

她迷惑地皱皱眉头，脸上的红晕更深了。

她走后，艾舍斯特想：“她以为我在打趣她吗？这个我是怎么也不干的！”他正当这样的年龄，对于这个年龄的有些人，正如诗人说的，“美人是一朵花”，而且在他们心里激发了扶弱锄强的思想。他从来不十分注意自己周围的情况，因此过了好久才发觉那个被加顿叫做“萨克逊型”的青年正站在马棚的门外；他穿着弄脏了的棕色灯心绒裤，沾了泥的护腿，蓝色的衬衫，凑起来色彩相当华丽；红胳膊，红脸膛，大麻色的头发映成了亚麻色；他坚决地不动声色，顽强固执，毫无笑容，站在那里。后来，他看见艾舍斯特瞧

着自己，便跨着那总是羞于走得不慢和步步扎实的青年农民的步伐，越过院子，走向厨房的入口，消失在屋角尽头。艾舍斯特打了一个寒噤。全是乡下佬？尽管你满怀善良的愿望，也不可能跟他们相处得好。可是——瞧那姑娘！她的鞋是破的，手是糙的；但是——

本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加顿所说的她那凯尔特血统吗？——她是天生的大家闺秀，是一颗明珠，虽然除了粗通文墨，也许什么也不懂得了！

昨晚在厨房看见的那个胡子刮得光光的、上了点年纪的男子，已经带着一只狗来到院子里，赶着那些母牛去挤奶。艾舍斯特看清楚他是个瘸子。

“您的母牛真不错呀！”

瘸子的脸亮了起来。他的眼睛老往上瞧，这是长年的折磨往往会造成的一种病像。

“是的；它们是真正的美女；也是好奶牛呢。”

“我相信是这样。”

“希望您的腿好点了，先生。”

“谢谢您，在好起来了。”瘸子摸摸自己的腿：“我自己也懂得这是什么滋味儿；膝头不好真叫人发愁。我的膝头已经病了这十年了。”

艾舍斯特发出了那些有独立收入的人最容易脱口而出的同情之声，瘸子又笑了笑。

“可是我不能抱怨——他们几乎快把它治好啦。”

“噢！”

“是呀；跟过去比起来，现在几乎好得多了。”

“他们给我敷上了一块极好的药膏呢。”

“那是那姑娘摘来的。她是个懂得花的好姑娘。有些人似乎知道许多东西能治病。我妈是这方面少有的能手。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先生。走呀，快！”

艾舍斯特笑了。“懂得花的！”她自己就是一朵花呀！

那天傍晚，他吃完冷鸭、乳酥和苹果酒构成的晚餐，那姑娘走了进来。

“姑妈说——

请您尝一块我们的五月节饼好不好？”

“最好让我上厨房去吃。”

“好呀！您在想念您的朋友了。”

“不是的。不过您知道一定没有人不高兴吗？”

“谁不高兴？您去，我们都会高兴的。”

艾舍斯特忘了膝关节伸屈不便，站起得太猛，一个踉跄，便蹲了下去。姑娘吓得轻轻地喘了一口气，伸出她的手来。艾舍斯特握住这两只又小又糙的棕色的手，巴不得送到自己的唇边，但他按捺住这个冲动，让她扶了起来。她紧紧地挨着他，把肩膀给他靠。于是他倚着她走过屋子。那肩膀似乎正是他曾接触过的最叫人舒服的东西。但是他还算清醒，一把拿过架上的手杖，在到达厨房之前把手缩了回去。

晚上他睡得香极，醒来时膝头几乎恢复了原状。上午，他又坐在草地上的椅子上，胡乱写些诗句；下午，他跟尼克和理克两个孩子出去遛达。这天是星期六，因此他们很早就打学校回家来了。这两个黑黑的小家伙，一个七岁，一个六岁，活泼，怕羞，但他们很快就话儿多了起来，原来艾舍斯特对待小孩很有办法。到四点钟光景，他们已经把毁灭生命的全套方法都表演

给他看过，只差摸鱈鱼了；他们卷起裤管，俯卧在有鱈鱼的小河边，上身悬在河面上，装作连这一项本领也有。当然+且惶蹇裁挥忻 剑 蛭K 塹某招 湍?喊把全部有斑点的鱼都吓跑了。艾舍斯特坐在山毛榉林子边的一块岩石上看着他们，听着布谷鸟的叫声，直到那比较不坚持玩下去的较大的孩子尼克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吉卜赛鬼就是坐在这块石上的。”

“什么吉卜赛鬼？”

“不知道；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梅根说他坐在这里；吉姆老头见过一次。我们的小马踢父亲脑袋的头天晚上，他就坐在这里。他会拉提琴。”

“他拉什么调子？”

“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模样？”

“是黑黑的。吉姆老头说他浑身长毛。是个道地的鬼。他晚上才来。”小孩的眼梢向上斜起的黑眼睛向周围溜了一转。

“你说他会要捉我去吗？梅根怕他呢。”

“她见过他吗？”

“没有。她不怕你。”

“我想她不怕。她为什么要怕我呢？”

“她为你祷告”“你怎么知道，你这小坏蛋？”

“我睡着的时候，她说：‘上帝保佑我们大家，保佑阿舍斯先生。’我听见她低声说的。”

“人家没叫你听，你听了还说出来，你是个小混蛋！？”

孩子沉默了。接着他又有劲地说：

“我会剥兔子。梅根，她手软，不敢剥。我爱血。”

“啊！你爱血；你这小怪物！”

“什么是怪物！”

“爱伤害别人的家伙。”

孩子露出怒容。“那只是些死兔子，就是我们吃的。”

“没错，尼克。请原谅。”

“我还能剥田鸡呢。”

但艾舍斯特已经心不在焉了。“上帝保佑我们大家，保佑阿舍斯先生！”尼克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忽然不好亲近起来，就奔回河边去，那里马上又升起笑声和叫声。

梅根端出他的茶点来的时候，他问：

“吉卜赛鬼是什么呀，梅根？”

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来。

“他是不祥的预兆。”

“你当然是不信鬼怪的+俊?“我希望永远不看见他。”

“当然你不会看见。不存在这种东西。吉姆老头看见的是一匹小马。”

“不！岩石中间是有鬼的；他们是死了很久的人。”

“无论如何，他们不是吉卜赛；这些老头儿早在吉卜赛人到这儿来之前就都死了。”

她简单地说：“他们全不是好东西。”

“为什么？如果有的话，他们不过是野生野性的罢了，像野兔一般。花

儿并不因为是野生的就坏了；山楂树从来没有人种过，可是你并不觉得它们不好。晚上我要去找你那鬼怪，跟他谈一谈哩。”

“您别去找！您别去找！”

“我要找！我要去，坐在他的岩石上。”

她双手紧握在一起：“啊，求求您！”

“为什么！如果我有什麼不测，那有什麼关系？”

她不回答；他仿佛使性子似的，又说：

“好吧，我怕是不会看见他了，因为我想我很快就得动身了。”

“很快？”

“你姑母不会要留我在这里的。”

“要留的！我们夏天总是把屋子出租的。”

他把眼睛盯着她的脸，问道：

“你可愿意我留下？”

“愿意。”

“今天晚上我要为你祷告了。”

她满脸通红，皱了皱眉头，走出屋子。他坐着咒骂自己，直到把茶煮得太浓了。仿佛他用自己的厚靴子无情地践踏了一丛野风信子。为什么他说了那样的蠢话？难道他跟罗伯特·加顿一样，不过是城里的一头大学蠢驴，同样不了解这个姑娘吗？

四下一个星期，艾舍斯特消磨在探索容易到达的附近乡间，借以证实他的腿已经复原。

今年春天对他是个启示。在一种沉醉的状态中，他注视着晚开的山毛榉的淡红花蕾，这树映着深蓝的天空在阳光中枝叶欣欣向荣；或者是看那为数不多的苏格兰枞树的大树干和枝条，在紫色的光线中呈着黄褐色；或者是在荒原上看那被大风吹弯了的落叶松，当风穿过下面的黑锈色的树枝上方的一片嫩绿时，满树呈现出一派生气。要不他就躺在河岸上，看那一丛丛的山慈姑；或者上去到那枯死的蕨丛里，抚摸悬钩子的粉红透明的幼芽；这时布谷鸟叫着，绿色啄木鸟笑着，或者有一只百灵鸟从极高处洒下它那珠子似的歌声。这个春天当然跟他经历过的任何春天不一样，因为春天在他心里，不是在他身外。白天他难得看见那一家人，梅根送对饭进来的时候，总似乎为屋里的事或为院里的小东西忙得不行，不能待下来多谈会儿。但是晚上，他在厨房的窗下坐定，抽着烟，同瘸子吉姆或纳拉科姆太太闲聊，而那姑娘则做着针线，或者在屋里走动，撤去晚餐的用具。有时，他感到梅根的眼睛——那两只露白色的眼睛——正定定地注视着他，目光温柔流连，叫人说不出地得意和好受，这时他的感觉正像一只猫高兴得咕咕叫着的时候一样。

又一个星期日的傍晚，他正躺在果园里，一面听画眉鸟的啁啾，一面写一首爱情诗，忽然听得大门砰地关上，接着看见那姑娘从树丛里奔来，后面飞跑着那呆头呆脑的红脸膛的乔。大约在二十码之外，追逐停止了，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没有注意到草里躺着的外人——男的逼上前去，女的闪避着。

艾舍斯特看见她满脸怒气，心慌意乱；而那个青年呢——谁想得到这红脸的庄稼汉竟会这样如痴如狂！他跳了起来，这情景触痛他的心。于是，他们看见了他。梅根垂下双手，躲到一棵树干后面；那青年愤怒地哼了一声，奔向河岸，爬了过去，便不见了。艾舍斯特慢慢地向她走去。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咬着嘴唇——

黑色的秀发被风吹散在脸上，双目低垂，模样儿十分俏美。

“请你原谅，”他说。

她抬头来看了他一眼，眼睛睁得很大；然后，屏住呼吸，转身走了。

艾舍斯特跟着。

“梅根！”

但是她继续走着；他捉住她的胳膊，把她轻轻地转过来向着自己。

“站住，对我说话呀。”

“为什么您要请我原谅？您不应该对我说这话。”

“好，那么对乔说。”

“他怎敢来追我？”

“他爱着你，我想。”

她跺了一下脚。

艾舍斯特笑了一声。“你可要我砸碎他的脑袋？”

她突然冲动地嚷着说：

“您笑我——

您笑我们！”

他捉住她的两只手，但是，她往后退缩着，直到她那激动的小脸和松散的黑发缠住在苹果花的粉红色花球里。艾舍斯特举起她的一只被握住的手，把自己的嘴唇凑了上去。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富于骑士风度，比起乡下佬乔来是那么优越——

他不过用嘴拂着那粗糙的小手而已！她的退缩突然停止；她似乎哆嗦着向他靠拢。一股甜丝丝的热流从头到脚贯注了艾舍斯特的全身。原来这个窈窕的少女，那么朴素、美好和俏丽，是乐于承受他的嘴唇的接触的！他屈服于霎那间的冲动，用双臂抱住了她，搂过来，吻着她的前额。接着他害怕起来——她脸色变得那么苍白，闭着眼睛，长长的黑睫毛复盖在苍白的双颊上；她的手也软绵绵地垂在两边。她的胸部碰在他身上，使他浑身打了个冷颤。

“梅根！”他叹了一口气，放开了她。在异常的寂静中，一只画眉鸟啼着。忽然，那姑娘一把捉住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颊上，放在心口，放在唇边，热情地吻着，然后便逃进了生了青苔的苹果树树干间，不见了。

艾舍斯特在一棵几乎卧在地面上的老树上坐下，心头怦怦跳着，愕然不知所措，呆呆地瞪着那曾压在她头发上的花儿——那些粉红色的花蕾中，有一朵张开的星状的白色苹果花。

自己干了些什么呢？怎么会容许自己就这样被美色——

怜悯——或者不过是春天——冲击挟持而失掉了自持！可是，他依然觉得莫名地快乐；既快乐，又得意，四肢一阵阵战栗，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惊慌。这是开始——是什么的开始呢？小虫咬他，乱舞的蚊虫往他的嘴里飞，周围的春天似乎变得更加可爱、更加生气蓬勃了；布谷鸟和画眉鸟的叫声，绿色啄木鸟的笑声，平射的阳光，刚才压在她头上的苹果花——！他从老树干上站起来，大踏步走出了果园，只有那空旷的地方和开阔的天空，才跟这些新的感受相称。他向荒原走去，打树篱间一棵---q 树里飞出一只喜鹊来，在他前面带路。

男人从五岁起，谁能说他没有恋爱过？艾舍斯特爱过舞蹈班里的舞伴，爱过幼儿园里的女教师，爱过学校假日里的姑娘们；也许他从来没有处于恋

爱这外，却总是怀着某种或远或近的仰慕。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远。那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感情激动，令人十二万分愉快，带来了一种完全长大成人的感觉。手指间拈着这么一支野花，能够把它放在自己的唇边，而且感觉到它喜悦的颤抖！这是怎样的陶醉，而且——又是怎样的尴尬呀！怎么处置呢——下次碰到她怎么办？他第一次的抚爱是沉着的、充满怜悯的；但是下一次可不能这样了，因为，她火热地吻他的手，把这手按在她自己的心口，这使他知道：她爱他。有些人受到赐予的爱情，性格会变得粗鄙起来；另一些人，像艾舍斯特那样，在遭遇到他们认为的一种奇迹的时候，却会受其支配和吸引，变得热烈、柔和、甚至高尚起来。

在那高地的岩石中间，他痛苦地挣扎在矛盾的心情中，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趁这满腔新的春意尽情欢乐一番，一方面又有一种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不安。一会儿，他完全沉湎在自豪之中了：他俘虏了这个美丽、信任、眼睛水盈盈的小东西！一会儿，他又矫饰地严肃地想道：“不错，好小子！”

可是当心你干的好事！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不知不觉暮色已经降临，笼罩在被雕刻过的、具有亚述风光的大堆岩石上。大自然的声音对他说：“这是展开在你面前的一个新世界！”这时的光景，正像一个人四点钟起身，走到外面夏天的早晨里去，鸟兽草木都凝视着他，仿佛一切都焕然一新了似的。

他在那儿待了几个钟头，直到觉得寒冷起来，才摸索着打岩石和石南根中间走下，来到大路上，回到小巷里，重新越过荒野的草地，返回果园。在这里，他划了根火柴，看看表。

快十二点了！现在这儿黑洞洞的，一片平静，跟六小时前鸟语声中流连的明媚春光完全不同了。这时，他突然用外在世界的眼睛看见了自己的这幅田园即景画——在想像中看见纳拉科姆太太的蛇一般的脖子转动着，她那尖锐阴沉的目光把一切全看得清清楚楚，机灵的脸沉了下来；那些吉卜赛模样的表弟粗俗地打趣着，充满了不信任；还有乔，呆头呆脑，怒气冲天；只有那两眼流露着痛苦的瘸子吉姆，想起来似乎还过得去。还有村里的小酒店！——他散步时遇到的那些嘁嘁喳喳的太太们；还有他自己的朋友们——罗伯特·加顿在十天那个早晨告别时的笑容，那么讥讽和心照不宣！可恼啊！一时之间，他真恨起这个谁都不能不属于其中的、鄙俗的而吹毛求疵的世界来。他倚着的大门变得灰白起来，一种白#?鞞牡 饴庸 腩忱兜暮拙抵小T铝脸隼戳耍 ?恰恰看见它升起后面的河岸上空；红红的，几乎是圆的——

一个奇怪的月亮！他转身往小巷走去，闻到夜的气息、牛粪和嫩叶的气味。在麦秆场上，他看得见牛群的黑影，隐现着白糊糊的镰刀形的牛角，像许许多多竖着落下的残月。他偷偷地打开农庄大门的锁。房屋里一片黑暗。他放轻脚步，走进门廊，隐在一棵水松后面，抬头看梅根的窗。窗开着。她是睡着了，还是也许躺在床上醒着，因他不在而不安——和不乐呢？当他站在那里向上窥望的时候，一只猫头鹰呼呼叫着，叫声似乎充满了整个夜空，因为四周是这样寂静，只有果园下边的小河永不停歇地发出淙淙的水声。白天的布谷鸟，现在的猫头鹰——它们多么神奇地道出了他内心骚动着的出神入迷之感！蓦地他看见她倚在窗口，向外张望。他稍稍离开水松，低声叫道：“梅根！”她退回去，不见了，又重新出现，把身子探出窗外，俯得很低。

他在草地上悄悄地往前走，不防脚胫骨撞在那张绿漆椅子上，拍的一声，吓得他屏住了呼吸。她伸下来的那条胳膊和她的脸看去白糊糊的，一动不动；他挪一挪椅子，轻轻地站了上去。他举起胳膊，刚刚够到高度。她手里拿着正门的大钥匙，他握住了这只拿着冷钥匙的火热的手。他刚刚能够看见她的脸，她那嘴唇中间的白闪闪的牙齿，她那蓬乱的头发。她还穿着衣服——可怜的孩子，一定是坐着不睡等他哩！“美丽的梅根！”她的灼热而粗糙的手指依恋着他的手指；她的脸上有一种奇异的、迷惘的神情。能接触到这张脸多好——光是用手摸到也好！猫头鹰叫着，一阵蔷薇花的香味钻进他的鼻子里来；接着，一只农家的狗吠叫起来；她松开手，身子缩了回去。

“晚安，梅根！”

“晚安，先生！”她去了！他叹口气，颓然跨到地上，坐在椅子上，脱下靴子。除了偷偷地进去睡觉，没有别的办法；可是他还呆呆地坐了很久，让两只脚在寒露里冻着，回味着她那张迷惘的、似笑非笑的脸，和她那火热的手指怎样依依不舍地握着他的手，把冰凉的钥匙塞在他的手里。

五他醒来觉得仿佛隔夜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不是什么也没有吃。昨天的风流韵事，想起来觉得多么遥远，多么虚幻！但是，眼前却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全盛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一夜之间，孩子们口里说的“金钟花”似乎已经把田野据为己有了；从窗里望出去，他看见苹果花已经像一条红白两色的被单罩有果园上。他下楼时几乎怕看见梅根；但是，当给他端进早餐来的是纳拉科姆太太而不是梅根的时候，他又觉得懊恼和失望。今天早晨，那妇人的锐利的眼睛和蛇一般的脖子似乎特别活跃。她注意到什么了吗？

“原来您昨儿个晚上跟月亮一块儿出去散步啦，艾舍斯特先生！您在哪儿吃了晚饭没有？”

艾舍斯特摇摇头。

“我们把晚饭给您留着了，可是我想您一定忙着在想别的，连吃饭都给忘了，是吗？”

她说话还保持着威尔士人的清脆口音，不受英格兰西部传来的那种喉音的影响——她说这些话，是不是在嘲笑他？万一她知道了么办！他自忖道：“不行，不行；我得马上走。我不能使自己处于这样引起旁人误解的恶劣地位。”

但是早餐过后，他想看见梅根的渴望便开始了，而且每分钟都在强烈起来，同时生怕有谁在她面前说了什么话，把事情都弄糟了。她一直不出来，甚至不让他见一见，这不是好兆头！他又想起那首情诗来。昨天下午在苹果树下做这首诗的时候，自己是那么郑重其事，专心致志，现在觉得这首诗真太无聊了，他把它撕碎，卷成了点板烟的纸捻儿。直到梅根拿起他的手来吻它之前，他懂得什么爱情！现在呢——

还有什么不懂得？不过这有什么好写的，太乏味了！他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去拿一本书，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原来她在那里铺床呢。他站在门口看着；突然他心花怒放，只见梅根弯下腰去吻他的枕头，正吻在他的脑袋昨晚压出来的凹凹里。怎样才能让她知道，自己已经看见了这表明热恋的美妙举动呢？可是，如果偷偷地溜走，给她听见了，反而更糟。

她捧起枕头，端着，好像舍不得抖掉他那脸颊的印痕，忽然丢下，转过身来。

“梅根！”

她用两只手捂着脸，但是两只眼睛却好像正正地瞧着他。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两只晶莹明亮的眼睛会有这样的深度、这样的纯洁，会包含着这样感人的坚贞感情。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真好，昨天晚上坐着等我。”

她还是不说话，于是他又支吾地说：

“我在荒原上随便走走；昨儿晚上光景好极了。我——我是上来拿一本书的。”

这时，刚才看见的她在枕头上的那一吻使他突然冲动起来，他走到了她跟前。他吻着她的眼睛，带着奇怪的兴奋想：

“我豁出去了！昨天好歹总是事出无心；但是现在——我豁出去了！”那姑娘把脑门子贴在他的嘴唇上，这嘴唇渐渐往下移动，最后接触了她的嘴唇。这有恋人的初吻——奇异，美妙，同时几乎依然是纯洁无邪的——到底在谁的心里造成了最大的激动呢？

“今天晚上到那棵大苹果树那儿来，等他们睡了后。梅根——

答应我！”

她低声回答：“我答应。”

她那苍白的脸叫他害怕，一切都叫他害怕；于是，他放开了她，又回到楼底下。是的！

他豁出去了！接受了她的爱，又宣布了自己的爱！他走到院子里那张绿漆椅子跟前，手里可依然并没有拿着什么书。他坐在那里，茫然望着前面，既得意，又悔恨，而在他的鼻子底下，在他的背后，农庄的工作照旧进行着。在这种令人奇怪的出神状态中，他不知道坐了多久才看见乔在他后面不远处的右边站着。显然这青年是在地里干了重活以后回来的，他替换着脚站着，大声呼吸着，脸红得像落山的太阳，在蓝衬衫的卷起的袖子下，两条胳膊现出熟桃子的色彩和毛茸茸的光泽。他的红嘴唇张开着，两只长着亚麻色睫毛的蓝眼睛定定地瞪着艾舍斯特，艾舍斯特讥讽地说：

“呀，乔，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

“能。”

“什么事，你说。”

“你可以离开这儿。我们不要你。”

刚说完这句简短的话，他看见梅根站在门道里，怀里抱着一只棕色长毛小狗。她迅速地走到他跟前。

“这狗的眼睛是蓝的！”她说。

乔转身走开了；他的脖颈子是十足紫红色的。

艾舍斯特用一个手指摸摸梅根抱着的那只棕色的牛蛙似的小东西的嘴。它倚在梅根怀里显得多舒服！

“它已经喜欢你啦。啊！梅根，什么东西都喜欢你。”

“乔跟你说什么来啦？”

“叫我走，因为你不要我待在这里。”

她跺一下脚，然后抬走眼睛瞧着艾舍斯特。受到这含情脉脉的一瞧，他觉得神经起了一阵哆嗦，正好像看见一只飞蛾烧着了翅膀似的。

“今天晚上！”他说。“别忘啦！”

“不会的。”她把脸紧靠在小狗的肥胖的棕色的身子上，溜进了屋里。

艾舍斯特打小巷里走去，在野草地的大门口，他碰见了瘸子和他的母牛群。

“天气多美呀，吉姆！”

“啊！这是对草顶好的天气。今年---q 树比橡树开花晚。

“要是橡树比---q 树早——”艾舍斯特漫不经心地说：“你上回是站在什么地方看见吉卜赛鬼的？”

“也许就在那棵大苹果树底下，您可以这样说吧。”

“你当真记得是在那儿看见的吗？”

瘸子小心地回答说：

“我不敢说准是在那儿。我心里觉得是在那儿。”

“你怎样解释这事儿？”

瘸子放低了嗓子。

“他们的确说，老主人纳拉科姆的祖上是吉卜赛人。不过那很难说。您知道。他们是个非常爱认自己人的民族。也许他们知道他要死了，就派这家伙来陪伴他。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想法。”

“他是什么模样？”

“满脸胡子，那模样儿好像拿着个提琴似的。他们说没有鬼怪那样的东西，不过那天黑夜里，我看见这只狗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我自己却什么也没看见。”

“有月亮吗？”

“有，差不多圆啦，不过刚升起来，在树背后像金子似的。”

“你以为鬼怪出现，灾祸临头，是不是？”

瘸子把帽子往后一推，两只热望着什么的眼睛更加认真地注视着艾舍斯特。

“这话不该我来说——显得那么不安的是他们。有些事儿咱们不懂，那是一定的，没错。有的人看得清，有的人什么也都看不清。比如说，我们的乔——您不管把什么东西放在他眼睛面前，他都看不清；别的几个孩子也一样，就会乱说一气。可是您把我们的梅根放在有什么事儿的地方，她就看得清，而且懂得更多，要不那就是我错了。”

“她很敏感，所以如此。”

“这话怎讲？”

“我说，她什么都感觉得到。”

“啊！她是十分好心肠的。”

艾舍斯特觉得自己的脸在红起来，就把烟荷包递过去。

“来一筒，吉姆？”

“谢谢，先生。我看她是百里挑一的。”

“我看是这样。”艾舍斯特简短地说，把烟荷包折起，往前走了。

“好心肠的！”不错！可是他自己在干什么呢？对这个好心肠的姑娘，自己的企图——依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这念头一直随着他，走过闪耀着金凤花的田野。那儿有红色的小牛在吃草，燕子在高空飞翔。是的，橡树比---q 树早，已经是一片赭黄；每棵树的生长阶段和颜色都不一样。布谷鸟和千百种鸟儿在歌唱；小河小溪亮得耀眼。古人相信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有过赫斯佩丽迪丝姊妹们的花园！……一只雌的黄蜂落在他的袖子上。杀死一只雌的黄蜂，等于少两千只黄蜂来偷盗从这园里的花朵中结出来的苹果。

但是，哪个心里怀着爱情的人，能在这样可爱的日子杀生呢？他走进一块地，一只小红牛正在那儿吃草。艾舍斯特觉得它的模样儿像乔。但是小牛并不注意这位客人，也许在这鸟语声中，在它那短腿下的这片迷人的金色牧场中，它也有点儿陶醉了。艾舍斯特毫无阻碍地穿过去，来到河边的山坡上。一个山冈从斜坡升起，顶上有许多岩石。那儿，野风信子密密地滋生着，还有二十来棵野生的酸苹果树盛开着花儿。他在草上躺下。田野里金凤花的绚丽灿烂和橡树的金光闪烁，一变而为这灰色山冈下的虚无缥缈的空灵之美，使他充满了一种惊异之感；什么都不一样了，只有潺潺的流水声和布谷鸟的歌声没有变。他在那儿躺了很久，看阳光渐渐移动，直到酸苹果树把影子投射在野风信子上，只剩几只野蜜蜂还在做他的伴侣。他并不很清醒，想着早上那一吻，还有今晚苹果树下的密约。这样一个地方，一定有牧神和树神居住着；像酸苹果树的花那么洁白的仙女们，回来安息在这些树里；而像枯蕨那么棕色的、长着尖耳朵的牧神，则躲着等待她们归来。他醒来的时候，布谷鸟还在叫，河水还在淙淙地流，但是太阳已经隐藏到山冈的后面，山坡上凉飕飕的，有几只野兔已经出来了。“今天晚上！”他想。

正像万物正在从土中往上生长、在一只无形的手的柔软而执拗的手指之下展开一样，他的心和官能也在被推动和展开。他站起来，打酸苹果树上折下一个小花枝。那花蕾宛如梅根——

贝壳似的形状，玫瑰红的颜色，风姿自然，清新鲜嫩；正在开放的花朵也是这样，洁白，自然，动人。他把花枝放在上衣里面。他心里的全部春之奔放都由一声得意的叹息透露了出来。可是，那些早出的野兔都赶紧逃开了。

六当天晚上艾舍斯特放下拿在手里半小时一直没有读过的袖珍本《奥德赛》，悄悄地穿过院子到果园里去的时候，已经是快十一点钟了。月亮刚刚升起，十足是金黄色的，挂在山上，像一个明亮、有力、注意着周围动静的精灵，打---q 树的半裸的枝干所构成的栅栏后面窥视着。苹果树之间还是暗沉沉的。他站着定了定方向，用脚探索着地上的乱草。紧靠他背后有一团漆黑的东西蠕动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原来是三头大猪，它们重新互相紧挨着，在墙脚边躺下了。他倾听着。没有风，只是汨汨的流水的低语声比白天加倍有力了。

有一只鸟，他说不出是什么名堂，“啐卜”“啐卜”地叫着，怪单调的；他听得一只蚊母鸟在很远的地方拉长了嗓子不断鸣叫着；还有一只猫头鹰呼呼地在叫。艾舍斯特挪动一两步，又站住了，觉得脑袋四周有一片朦胧的活的白茫茫的东西。昏暗的苹果树静止着，上面的无数花朵和花蕾看去是那么柔和，呈现出模糊的轮廓，它们受了蠕动的月光的魔力，都活了起来。他有一种最最奇怪的感觉，仿佛真有淘伴似的，仿佛千百万只白蛾或精灵飘浮了进来，停留在昏暗的天空和更加昏暗的地面之间，就在跟他的眼睛相平的空间开合着翅膀。这一霎那间的美是令人惊讶的、静寂的、没有香味的，使他几乎忘记了为什么到这果园里来。

夜色降临以后，白天始终裹着大地的那种飞在空中的魅力并没有消失，不过换成了目前这种新的形式。他在这粉装玉琢的浓密树枝间移步往前，来到了那棵大苹果树跟前。不会弄错，即便是在黑暗里；它比所有别的树几乎都高大两倍，向那开阔的草地和小河一直斜倾出去。

在那粗壮的树枝下，他又停下来，倾听着。完全是同样的那几种声音，

还有那几口困倦的猪发出来的轻轻的咕噜声。他把双手放在干燥而几乎温暖的树干上，那粗糙的长了苔藓的表面经手一摸发出一种泥炭般的气味来。她会来吗——

会吗？在这些颤动的、神鬼出没的、被月光所迷的树木间，他对什么东西都疑惑起来！

这里一切都是超尘脱俗的，不是尘世间情侣相会的地方；只适合男神和女神，牧神和林中仙女——不适合他和这乡下小姑娘。如果她不来，岂不倒可以松口气了吗？可是他一直在谛听着。那只不知名的鸟还在“啞卜——啞卜”、“啞卜——啞卜”地叫，从有鳟鱼的小河里升起了忙碌的喃喃声，月亮从她那树牢的栅栏后面把视线投射在河面上。跟他的眼睛一般高的花丛好像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富有生气了，它那神秘的洁白的美好像使它愈来愈成为他那种提心吊胆、悬而不决的心情的一部分了。他折下了一个小花枝，拿近一看——

有三朵花儿。采摘果树的鲜花——柔嫩、神圣、幼小的鲜花——然后把它们扔掉，这是亵渎神圣的事！这时他突然听得大门关上的声音，那些猪又动起来，咕噜起来，他的背靠在树上，双手抄在身后紧抱着那长了苔藓的树身，屏住了呼吸。她简直像个穿行林间的精灵，尽管她来时有那么些闹声！接着他看见她已经走得很近了——她那暗淡的身体成了一棵小树的一部分，她那洁白的脸蛋成了树上的花的一部分；她是那么静静地向他窥视着。他低声叫道：

“梅根！”伸出两只手去。她奔向前来，直扑在他的怀里。艾舍斯特感觉到她的心抵着他直跳，这时候，他领会到了骑士精神和激情的全部味道。因为她并不属于他的世界，因为她是那么单纯、年轻和直率，只有一片爱慕之心，毫无自卫的能力；在这黑暗里他怎么能不以她的保护者自居呢！可是，因为她天性是那么单纯，热爱自然；热爱美，就像那有生命的苹果花一样是这春宵的一部分，他怎么能不接受她愿意给予他的全部赐与，不去满足她和他心头春天的要求呢！在这两种情绪的斗争中，他把她搂在怀里，吻着她的头发。他不知道他们一声不响地在那儿站了多久。小河继续淙淙地流着，猫头鹰继续呼呼地叫着，月亮继续悄悄地往上升着，变得更加洁白了；他们周围和头顶的苹果花在生气蓬勃的美的兴奋中明亮起来了。他们的嘴唇互相寻找着，他们没有说话。只要一说话，一切就都不真实了！春天没有言语，只有淅飒和低吟。春花怒放，春叶茁发，春水奔流，春天欢腾地无休无止地追逐着，这一切都比言语要丰富得多！有时，春天显灵，像一个神秘的精灵一般站着，用它的双臂搂住情侣，用有魔力的手指抚摸他们，于是，他们嘴唇印着嘴唇站在那儿，除了接吻，忘了一切。她的心贴在他身上怦怦地跳着，她的嘴唇在他的嘴唇上颤动，这时，艾舍斯特只感觉单纯的狂喜——

命运之神有意把她投入自己的怀抱，爱神是不容轻侮的！但是当他们的嘴唇为了呼吸而分开的时候，分歧马上又开始了。

不过，这时热情更加强烈得多，他叹了口气说：

“啊！梅根！你为什么要来呀？”

她仰起脸来，十分惊异，感情受到了伤害。

“先生，是您叫我来的。”

“别叫我‘先生’，亲爱的。”

“那我该叫您什么呢？”

“弗兰克。”

“我不能。啊，不能！”

“可是你爱我——不是吗？”

“我没法不爱您。我要跟您在一起——这就是一切。”

“一切！”

她轻轻地说，轻得他几乎听不到：

“如果我不能跟您在一起，我会死的。”

艾舍斯特使劲吸了一口气。

“那么，来跟我在一起吧。”

“啊！”

陶醉于这一声“啊！”所包含的敬畏和狂喜，他低声地继续说：

“咱们上伦敦去。我让你去见见世面。我一定会照顾你，我答应你，梅根。我决不会虐待你！”

“只要能跟您在一起——再没别的了。”

他抚摩着她的头发，低声往下说：

“明天我上托尔基去取些钱，给你买几件不会引人注意的衣服，然后咱们溜走。等咱们到了伦敦，也许不久，如果你充分爱我的话，咱们就结婚。他感觉到她摇头时头发的颤动。

“啊，不！我不能。我只要跟您在一起！”

艾舍斯特沉醉于自己的骑士精神，继续嘟囔着：

“是我配不上你。呀！梅根，你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的？”

“就在路上看见您，您瞧着我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我就爱您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您会要我。”

她突然身子往下一滑，跪在地上，要亲他的脚。

艾舍斯特吓得打了个寒噤；他把她抱起来，紧紧地搂着——心乱得说不出话来。

她低声说：“为什么不让我亲？”

“是我要亲你的脚！”

她微微一笑，使他的眼泪涌到了眼眶里。她那被月光照亮的脸那么白皙，跟他的脸靠得那么近，她那张开的嘴唇呈现着淡淡的粉红色，这脸和嘴唇的颜色有着苹果花的那种活的超尘脱俗的美。

接着，突然，她的眼睛张大了，痛苦地瞪着他旁边的什么地方；她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低声说：“看！”

艾舍斯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照亮的河水，抹上了淡橙色的金雀花，闪闪发光的山毛榉和树背后月光下的广大的山影。只听得她在背后胆战心惊她轻声说：“吉卜赛鬼！”

“哪儿？”

“哪儿——石头边——树底下！”

他满腔恼怒，跳过小河，大踏步向山毛榉林子走去。月光开的玩笑嘛！什么也没有！他在大圆石和山楂树间冲进奔出，跌跌撞撞，嘴里叽咕着、咒骂着，可是心里又禁不住有点儿害怕。荒谬！可笑！他回到苹果树那儿，可是她已经走了；他听见一阵悉索声，那几口猪又轻轻地叫着，大门嘎地关上了。人去园空，只剩下这棵老苹果树！他刷地抱住了树身。这跟她那柔软的身体多么不一样呀；贴在他脸上的是粗糙的藓苔——这跟她那温柔的面颊又

多么不一样呀；只有那气味，像树林子里的气味，有点儿相同！在头顶，在周围，苹果花更有生气了，被月光照得更亮了，仿佛在荧荧放光和呼吸似的。

七在托尔基车站下车后，艾舍斯特犹豫地漫步在海滨，原来他并不熟悉英国水乡中的这个特殊名城。没有意识到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当地居民中间十分惹人注目，却自穿着他那诺福克短上衣、沾满尘土的靴子和破旧的礼帽，迈开大步走着，没有留意人们正呆呆地注视他。他在寻找他伦敦那家银行的分行，后来找到了，却也发现了他那打算的第一个障碍。他在托尔基有没有熟人呢？没有。既然如此，就请他打电报到伦敦那家银行去，他们将乐于接到伦敦的回电后满足他的要求。从讲求实际的庸俗世界吹来的这股不信任的气息不免使他想像中的前景为之黯然失色。但是他还是发了电报。

差不多就在邮局的对面，他看见一家店铺摆满了妇女的衣着，不觉带着奇异的感觉仔细瞧着橱窗。要为装扮他那乡下情人而操心，不仅仅是有点儿伤脑筋。他跨进店堂。一个年轻妇人走上前来，她长着一双蓝眼睛，微微蹙着前额，流露出迷惑的神情。艾舍斯特默默地凝视着她。

“您买东西吗，先生？”

“我要一件年轻太太穿的衣服。”

那年轻妇人微微一笑。艾舍斯特皱紧眉头——他突然强烈地感觉到他那要求的奇特性。

那年轻妇人急忙补充说：

“您要什么式样的——

时髦点儿的吗？”

“不。朴素的。”

“那位年轻太太的身材怎样？”

“不知道；我看大概比您低二... 脊气鞍伞！”“您能告诉我她的腰身大小吗？”

梅根的腰身！

“噢！普通大小就行！”

“对！”

她走了之后，艾舍斯特站着闷闷不乐地瞧着橱窗里的模特儿，突然他觉得简直没法相信：梅根——他的梅根——竟会脱掉他经常看见她穿戴的粗苏格兰呢裙子、质料低劣的短罩衫和压扁的苏格兰圆帽，而换上别的服装。那年轻妇人已经抱着好几件衣服回来了，艾舍斯特瞅她把这些衣服贴着自己漂亮的身子比着。有一件衣服的颜色他很喜欢，是淡灰色的，可是他实在不能想像梅根会穿这件衣服。那年轻妇人又去拿了几件来。但是这时艾舍斯特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怎样选择呢？她也需要一顶帽子，一双鞋，一副手套；可是，如果他都买了，说不定它们会使她显得很庸俗，就像假日的漂亮衣服叫乡下人穿了总显得十分庸俗一样！为什么她不能穿着本来的装束出门呢？啊！可是招眼却是不好的；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私奔呀。他凝视着那年轻妇人，心里想：“不知道她有没有猜测，把我当成个下流坯？”

请您把那件灰色的给我留着，好吗？”最后他硬着头皮说。

“现在我不能决定；我下午再来。”

那年轻妇人叹了一口气。

“噢！可以。这是件十分文雅的衣服。我想您再也找不到哪件会比它更

能适合您的需要了。”

“我看是找不到了，”艾舍斯特嘟哝着，走了出来。

摆脱了实际世界的那种不信任的庸俗气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回到种种幻象中去了。在想像中，他看见了将要和他过共同生活的那个信任的美丽的小东西，看见自己和她偷偷地溜出去，在月光下的荒原上走着，他拿着她的新衣服，胳膊挽着她的腰，直走到一个很远的林子里，那时黎明即将到来，她脱掉旧衣，换上了新装，然后，在远处的一个车站，一列早班火车把他们载上蜜月的旅程，直到伦敦吞没了他们，爱情的美梦变成了事实。

“弗兰克·艾舍斯特！腊格比分别后没见过面呢，老朋友！”

艾舍斯特的愁眉解开了，靠近自己的那张脸长着一对蓝眼睛，满面阳光——这张脸属于那样一种类型，内心的阳光和外界的阳光在那里合而为一，变成一种光泽。于是他答道：

“菲尔·哈利德，是你呀！”

“你在这儿干什么？”

“啊！没什么。出来逛逛，取点儿钱。我在荒原上待着。”

“你上哪儿吃饭去？上我们那儿去吃吧；我跟几个妹妹在这里。她们刚出过麻疹。”

艾舍斯特被这条友好的胳膊挽住，随他一路走去，上山下山，来到了城外，哈利德的谈话洋溢着乐天的精神，就像他的脸上洋溢着阳光一样；他解释为什么“在这无聊的地方，唯一好玩儿的只有游泳和划船”，如此等等。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列新月形的房屋面前，这里比海略高，离海略远。中间一座房子是个旅馆，两人走了进去。

“到楼上我的屋子里来，洗一洗。马上就要吃饭了。”

艾舍斯特在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容貌。经过两个星期的居住在农庄卧室、只用一把梳子、只有一件替换衬衣的生活之后，这间杂乱地放着衣服和刷子的屋子简直成了豪华的加菩亚；他想：“奇怪——真不明白——”但是到底不明白什么，他可说不上来。

他跟着哈利德上起坐室去吃饭。听到“这是弗兰克·艾舍斯特——那是我的妹妹们”这句话，三张都十分白皙、都长着蓝眼睛的脸猛地转了过来。

两个年纪的确很小，大约是十一岁和十岁。第三个大概十七岁，高高的身材，也是一头金黄头发，两颊白里泛红，略有晒黑了些，眉毛比头发的颜色要深些，自中间向两旁稍稍斜起。三个人说话都像哈利德，声音高，兴致好。她们笔直站起来，动作迅速地跟艾舍斯特握了手，端详着他，接着又马上走开，开始谈论下午干些什么。真是道地的狄安娜和两个待从仙女！经过一段农村生活之后，这爽快、热烈而充满了学生特种语言的谈话，这清新、纯洁而不拘形式的优雅风度，开头显得很奇怪，接着他又觉得是那么自然，使他刚刚离开的那个环境突然变得遥远了。两个小的似乎叫莎比娜和弗蕾达；最大的似乎叫斯苔拉。

忽然叫莎比娜的那个回过头来对他说：

“我说呀，你跟我们去捉小虾好不好？——真有趣呢！”

对这没有预料到的友好表示，艾舍斯特吃了一惊，他咕哝着说：

“我怕今天下午得回去呢。”

“呀！”

“不能延期呢？”

艾舍斯特看着刚说话的斯苔拉，摇摇头，笑了笑。她真美呀！莎比娜惋惜地说：“就延期吧！”接着谈话转到洞穴和游泳方面去了。

“你能游得很远吗？”

“大概两英里。”

“啊！”

“哎呀！”

“多好玩！”

三对盯着他瞧的蓝眼睛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新的重要性。

这种感觉是挺惬意的，哈利德说：

“我说呀，你就是得待下来，去海里洗个澡。还是在这里过夜吧。”

“是呀，就这样！”

可是艾舍斯特又笑了笑，摇摇头。接着他突然发现她们在盘问他的体育才能。原来他参加过自己学院的赛船选手队和足球代表队，赢得过一英里赛跑的冠军；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他俨然是个英雄了。两个小姑娘一定要他去看看“她们的”洞穴，于是她们就叽叽喳喳地出发了，艾舍斯特走在她们中间，斯苔拉和她哥哥在稍后的地方跟着。在那洞穴里，跟任何别的洞穴一样，既潮湿又幽暗，最大的特色是一个水池子，其中可能有着可以捉来放在瓶子里的各种小生物，莎比娜和弗蕾达裸着模样儿挺好看的棕色的腿，没穿袜子；她们叫艾舍斯特也到池子中央去，帮她们一同把水放在筛了里滤过。他马上也就脱掉了靴子和袜子。当你跟可爱的孩子们站在池子里，又有个年轻的狄安娜在池边好奇地接受你捉上来的任何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懂得什么叫美的话，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艾舍斯特从来就不大有时间观念。当他摸出表来一看，已经三点过了很久，不觉吃了一惊。今天不能拿支票兑现取款了——

等他赶到那里，银行早就停止办公了。看到他的神色，两个小姑娘立刻同声嚷着说：

“好呀！现在你得留下来了！”

艾舍斯特没有回答。他又回忆起梅根的脸来，吃早饭的时候，他曾悄悄地说：“我就上托尔基去，亲爱的，把一切安排好；今天黄昏就回来。要是天气好，今天晚上咱们就走。你作好准备。”他又回忆起她怎样颤抖着，认真地听着他的话。

她会怎么想呢？然后他定了定神，突然意识到另一个年轻姑娘的安静的谛视——她站在池子边上，那么颀长、美好、像狄安娜似的——

意识到她那稍稍往上斜起的眉毛下面的两只惊异的蓝眼睛。如果她们知道他心里正在想什么——如果她们知道就在今天晚上他打算——

！那么，那时她们就会厌恶地轻轻咕哝一声，丢下他一个人在洞里。于是他带着又怒、又恨、又羞的奇怪心情，把表放回袋里，粗鲁地说：

“对，今天我算是吹啦。”

“好呀！现在你可以跟我们去游泳了。”

对于这两个可爱的孩子所表示的心满意足，对于挂在斯苔拉嘴角的微笑，对于哈利德说的“好极了，老朋友！晚上的睡衣我借给你！”他不可能不稍稍表示一点屈服。但是艾舍斯特心头又激动起一阵渴望和梅根，他抑郁地说：

“我得去发个电报！”

水池玩腻之后，大家回旅馆去。艾舍斯特的电报是发给纳拉科姆太太的：“今晚有事，明返，甚歉。”梅根当然会明白，他忙不过来；于是他心里轻松了些，这是个可爱的下午，天气温暖，大海平静、蔚蓝，而游泳正是他极爱好的事。两个可爱的孩子对他这般亲切，使他很得意；她们，还有斯苔拉，还有哈利德的乐滋滋的脸，都叫人瞧着高兴；这一切似乎有点儿不真实，然而又是极端自然的——他好像正在最后窥视一下正常的生活，然后就要跟梅根一下子投入不平常的冒险中去！他拿着借来的游泳衣，跟大家一同出发了。哈利德和他同在一块岩石后面换衣服，三个姑娘在另一块岩石后面换。他第一个下海，立刻施展本领游了出去，要证明自己夸下的海口。他回头看见哈利德正沿岸边游着，姑娘们泡在水里，笨拙地打着水，乘着小浪一起一落。这都是他一向看不起的，可是现在却认为很有趣、很合理，因为这样才显得他是唯一精通水性的人。但是游过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欢迎他这样一个外人去参加她们的泼水小组。靠近那个苗条的少女，他有点儿羞怯。后来，莎比娜把他叫去，两个小姑娘争着要他教浮水，忙得他应接不暇，甚至没空去注意斯苔拉是不是习惯于他在场。直到突然听得她一声惊呼，才看见她站在齐腰的水里，身体稍稍向前俯着，伸出两条细长的白胳膊指着前面，湿漉漉的脸上由于阳光照耀和恐惧而呈现出慌张的神色。

“瞧菲尔！他是不是出了毛病？啊，瞧！”

艾舍斯特马上看见菲尔是出了毛病。他正在打水挣扎，水深超过了他身体的高度，大概离他们有一百码远；他猛地叫了一声，举起两条胳膊，沉了下去。艾舍斯特看见那姑娘刷地使劲向菲尔游去，便叫道：“回去，斯苔拉！回去！”说着冲了出去。他从来没游得那么快过，正好在哈利德第二次冒上来的时候到达了她的跟前。原来是脚抽筋的缘故，把他救回去并不困难，因为他不挣扎。那姑娘停在艾舍斯特叫她站住的地方，等菲尔的脚一能着底，便马上帮着扶住；一到海滩上，两人就分坐在他的两旁，揉擦他的手脚，两个小的带着惊惧的神色站在一旁。哈利德很快就露出了笑容。他说自己太不中用了，简直不中用到极点了！如果弗兰克扶他一下，他现在就能够把衣服穿上了。艾舍斯特就去扶他，这时他看见斯苔拉的脸，又湿又红，双目眼泪汪汪，神情沮丧，完全失去了平静；他想：“我叫她斯苔拉！不知道她会不会不高兴？”

大家穿衣服的时候，哈利德静静地说：

“老朋友，你救了我的命！”

“胡说！”

穿好衣服之后，大家心里都有点儿别扭，便一同回到旅馆里，坐下来吃茶点，只有哈利德没参加，他躺在自己的屋里。吃了几片果酱面包之后，莎比娜说：

“我说呀，你要知道，你真是个好入！”弗蕾达便应和着说：

“没错！”

艾舍斯特看见斯苔拉垂下了目光；他很窘地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在那里听得莎比娜低声说：“我说呀，让咱们起个血誓。弗蕾达，你的刀子呢？”他打眼角里看见她们每个人都严肃地刺破了自己的皮，挤出一点血来，涂在一片纸上。他转身向门口走去。

“别做鼯鼠！回来！”他的两条胳膊被捉住了；两个小姑娘把他挟着，带回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用血画着个人像，还有三个姓名——

斯苔拉·哈利德、莎比娜·哈利德、弗蕾达·哈利德，也是用血写的，都向着人像，宛如一颗星星发出的光芒。莎比娜说：

“这是你。我们得亲你，你知道。”

弗蕾达响应说：

“啊！亲吧——对！”

艾舍斯特来不及逃跑，几绺潮湿的头发已经晃到他的脸上，鼻子上仿佛给轻轻咬了一下，接着左臂又被挟紧了，另一只嘴里的牙齿轻轻地凑到他的颊上。然后他给放开了，弗蕾达说：

“现在该斯苔拉啦。”

艾舍斯特涨红了脸，身子硬僵僵的，瞧着桌子对面也是涨红了脸、身子硬僵僵的斯苔拉。莎比娜忍不住吃吃地痴笑。

弗蕾达嚷着说：

“上劲儿呀——这样糟啦！”

艾舍斯特突然泛起一阵使自己感到奇怪和惭愧的渴望，他便静静地说：

“别闹，你们这两个小鬼头！”

莎比娜又吃吃地笑了。

“好吧，那么让她吻一吻自己的手，你再把她的手放在你的鼻子上。这的确便宜了你们！”

使他惊奇的是，那姑娘果真吻了吻自己的手，把它伸了出来。他庄重地握住这只又凉又纤小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

两个小姑娘马上拍起手来，弗蕾达说：

“好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得救你的命；这件事解决了。斯苔拉，我可以再喝一杯吗，别那么淡得要命的？”

大家重新吃茶点，艾舍斯特将把纸折好，放在自己的衣袋里。话题转到了出麻疹的好处，可以吃宽皮小桔呀、一勺勺的蜂蜜呀，还可以不上学，如此等等。艾舍斯特听着，不说话，跟斯苔拉交换着友好的目光，这时她的脸上又恢复了正常的略受阳光影响的白里带红的颜色。跟这个快乐的家庭亲密相处，是令人舒服的，面瞧着她们的脸，是令人神魂颠倒的。吃完茶点，两个小姑娘压着海草，他跟斯苔拉坐在窗口的座位上谈话，浏览她的水彩画速写。

此时此景好像是个快乐的梦；时间和事件都被搁在一边，重要性和现实性也都暂时不存在了。明天他将回到梅根那儿去，除了袋里那张涂着这些孩子的血的纸以外，眼前这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了。说什么孩子！斯苔拉已经不能算孩子——跟梅根一般大了！她说话很快，有点儿生硬和费解，却很友好；现在，他沉默着，她却似乎谈得很活跃；她的神态带着点儿处女的恬静和冷漠——她是个闺阁千金。吃饭的时候，哈利德因为海水喝得太多没有来，莎比娜说：

“我打算叫你弗兰克了。”

弗蕾达马上说：

“弗兰克，弗兰克，弗兰克。”

艾舍斯特笑着哈了哈腰。

“斯苔拉每叫你一次艾舍斯特先生，就得受一次罚。这太可笑了。”

艾舍斯特看看斯苔拉，她渐渐脸红起来。莎比娜格格地笑着；弗蕾达嚷嚷说：

“她‘冒烟’啦，‘冒烟’啦！——唷！”

艾舍斯特向左右两边伸出手去，一手揪住一把淡黄的头发。

“听我说，”他说。“你们两个！别惹斯苔拉，要不然我把你们拴在一块儿！”

弗蕾达格格地笑着说：

“哎唷！你真是个坏蛋！”

莎比娜小心地咕哝着：

“你看，你叫她斯苔拉！”

“为什么不叫？这是个好听的名字！”

“好吧，我们准许你叫得啦！”

艾舍斯特松了手。斯苔拉！从此以后，她会叫他什么呢？

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叫，直到该睡觉的时候，他故意说：

“晚安，斯苔拉！”

“晚安，艾——晚安，弗兰克！你真有趣呀，你知道！”

“啊——这个！胡说！”

她迅速而直率地跟他握手，突然握紧，又突然放松。

艾舍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空无一人的起坐室里。刚刚昨天晚上，在那苹果树和活的苹果花之下，他曾经拥抱梅根，吻着她的眼睛和嘴唇。受到这突如其来的记忆的冲击，他不由得喘不过气来。今天晚上他本来就该开始——开始跟这个仅仅希望同他在一块儿的姑娘过共同生活。现在，还得过二十四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因为——没有看表！正当他要跟天真无邪的生活和属于这种生活的其他一切告别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跟这一家天真无邪的人交朋友呢？“可是我有心想娶她，”他想，“我这样告诉过她！”

他拿了支洋蜡，点了火，到自己的卧室去，这间卧室就在哈利德那间的旁边。他走过时，他朋友的声音叫道：

“是你吗，老朋友？我说，进来吧。”

他坐在床里，吸着板烟，正看书呢。

“坐一会儿。”

艾舍斯特在开着的窗口坐下。

“我一直在想今天下午的事，你知道，”哈利德有点突然地说。“据说，一个人临死时会想起全部过去的事。但我没有。

大概我还没有到那一步。”

“你想起了什么来着？”

哈利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静静地说：

“是呀，我的确想起了一件事——挺奇怪的——想起剑桥的一个姑娘，本来我可以——你知道；我没有对她做亏心的事，这我很宽慰。不管怎么说，老朋友，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全靠你；要不然，我现在早葬身黑暗的大海里了。没有床，没有烟草；什么都没有了。我说，你认为死是怎么回事儿？”

艾舍斯特嘟哝着说：

“我看就像火焰似地熄灭完事。”

“什么话！”

“也许，我们可以闪烁一下，依恋一会儿。”

“嗯，我看这有点儿凄惨。我说，我希望我的几个妹妹对你都挺好？”

“太好啦。”

哈利德放下烟斗，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脖子后面，转过头去看着窗子。“她们是不坏的孩子！”他说。

看他的朋友躺在那里，脸上带着笑容，映着烛光，艾舍斯特打了个冷颤。挺对呀！本来他可能躺在那里，没有笑容，那喜洋洋的神气一去不复返了！可能根本不躺在那里了，而是“搁浅”在海底上，等待着复活——在第九天，是不是？哈利德的笑容在他看来突然成为奇异的东西，好像生与死的差别、那小小的火焰、那一切——全都包含在这笑容里了！他站起来，轻轻地说：

“好吧，我看你该睡啦。要不要我把火灭了？”

哈利德捉住他的手。

“我说不明白，你知道；但是死一定是很糟糕的。晚安，老朋友！”

艾舍斯特心里很乱，很受感动，他紧紧地握了握哈利德伸出的手，走下楼去。门廊里的门还开着，他走了出去，来到新月饭店前面的草地上。在十分幽暗的蓝色天空中，星星显得很明亮，星光下的一些丁香呈现着花儿在晚间特有的那种神秘的颜色，那是没有人能够形容的。艾舍斯特把脸挨着一个花枝；在他闭上的眼睛面前，突然出现了梅根，胸前抱着那只棕色的长耳朵小狗。“我想起一个姑娘，本来我可以——你知道。我没有对她做亏心的事，这我很宽慰！”他把头一偏，离开了那枝丁香，开始在草地上来回踱着。这时，在从草地两头射来的灯光下，一个灰暗的幻影一霎那间又出现了。他又跟她一同站在苹果花的那片活的、呼吸着的白光之下，河水在近边潺潺地流着，月亮把钢蓝色的闪光投射在洗澡用的水池上；他回到了吻她那时候的快乐中——那张仰着的脸上流露着一片天真和卑恭的激情，回到了那个离经叛道之夜的美和惴惴不安中。他再一次站停在丁香的花影里。这里，夜的语声是海，而不是小河；是海的叹息和微波声；没有小鸟，没有猫头鹰，也没有蚊母鸟的叫声或长鸣；只有一架钢琴叮咚叮咚地奏着，白色的房屋在天空勾划出立体的曲线，丁香的香味儿充满空间。旅馆的一扇窗，高高的，亮着灯光；他看见一个人影移过百叶窗。他心头激动着最奇怪的种种感觉，一种单一的情感在兀自翻腾着、缠绕着、转侧着，好像春天和爱情被弄得心慌意乱，正在寻找出路，却又受到了阻碍。这个姑娘，她方才叫他弗兰克，她的手那么突然把他的手紧握了一下——这个如此冰清玉洁的姑娘，她对于这种任性而不合法的爱情会有什么想法呢？他蹲下去，盘着腿坐在草地上，背对着房屋，一动不动，像一尊佛像。他是不是真的要突破清白，去做贼？窃取一朵野花的香味，然后——

说不定——把它扔了？“想起剑桥的一个姑娘，我本来可以——

你知道！”他把双手放在草地上，一边一只，掌心向下，使劲压着；草地还是温暖的——草刚刚有一点润湿，又软又牢靠又亲切。“我怎么办呢？”他想。也许梅根正站在窗口，看着窗外的花儿，在想他！可怜的小梅根！“为什么不呢？”他想。“我爱她！但是我——真的爱她吗？是不是仅仅因为她长得那么美丽而且又爱我，我才要她呢？我怎么办呢？”钢琴继续叮咚地响着，星星眨着眼睛；艾舍斯特凝视着前面黑暗的海，好像着了迷似的。最后他站起来，手脚麻木，觉得很冷。

所有的窗里都没有灯光了。于是他进去睡觉了。

八一拳头敲门的咚咚声，把他从深沉得连梦也没有的酣睡中唤醒。一个尖锐的声音喊道：

“嗨！早饭预备好啦。”

他跳起来。在什么地方——？啊！

他看见她们已经在吃桔子酱了，就在斯苔拉和莎比娜中间的空位上坐下。莎比娜端详了他一下，说：

“我说，你要赶快，我们九点半就要出发了。”

“我们上伯里赫德去，老朋友；你一定得去！”

艾舍斯特想：“去！不可能。我得准备东西回去了。”他瞧着斯苔拉。她很快地说：

“一定去！”

莎比娜附和说：

“你不去就没趣啦。”

弗雷达站起来，走到他的椅子背后。

“你一定得去，要不然我可要拉你的头发了！”

艾舍斯特想：“好吧——

再等一天——仔细想想！再待一天！”于是他说：

“就去吧！你不用揪头发！”

“好呀！”

在车站上他想再发个电报给农庄，但是写好——又撕了；他说不出又回不去的道理。到了布里克瑟姆，他们换乘一辆十分窄小的游览马车。艾舍斯特挤在莎比娜和弗雷达中间，他的膝头碰着斯苔拉的膝头，大家玩着“捉拿马屁鬼”的游戏；他心头的愁闷都被欢乐代替了。在这为了再仔细想想而多停留的一天里，他实在无心去想！他们赛跑、摔跤、赤着脚在浅水里走——

今天谁也不想游泳——他们唱着轮唱歌曲，玩着各种游戏，把带来的食物全部吃得干干净净。在回去的时候，坐在那狭窄的游览马车里，两个小姑娘都靠在他身上睡着了，他的膝头仍旧擦着斯苔拉的膝头。三十个小时以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三个淡黄色脑袋中的任何一个，这似乎是不能相信的。在火车里，他跟斯苔拉谈到诗歌，发现了她喜爱哪些诗人和诗篇，并且把自己喜爱的告诉了她，感到一种令人高兴的优越感；最后她突然用很低的声音说：

“菲尔说你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弗兰克。我想这是可怕的。”

艾舍斯特很窘，他低声说：

“我既不相信也不是不信——

我实在不知道。”

她迅速地说：

“这我可受不了。那样的话，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看着那两道紧锁的往两边斜起的美丽的眉毛，艾舍斯特回答：

“我不赞成为相信而相信。”

“但是，如果人死后就没有灵魂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要希望复活呢？”

说着，她正正地注视着他。

他不想伤她的感情，但是憋不住的支配欲使他又说道：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很自然地总是想永远活下去；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也许就只是这么回事啦。”

“那么，你到底相信不相信圣经呢？”

艾舍斯特想：“现在，我可真的要伤她的感情了！”

“我相信‘山上的讲道’，因为它是那么美，而且是永远适用的。”

“可是你相信不相信基督是神圣的呢？”

他摇摇头。

她马上把脸向着窗子；他蓦地又想起梅根的祷告来，那是尼克告诉他的：“上帝保佑我们大家，保佑阿舍斯先生！”除了她，谁会为他祷告呢？她这时一定在等他，等他走过那个小巷哩。他突然想：“我真是个坏蛋！”

那天晚上，这个想法不断兜上他的心头，但是，正如并不是少见的那样，每次这样想时的沉痛却愈来愈淡，直到最后，仿佛做坏蛋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说来奇怪，他不知道到底是决心回去看梅根，还是决心不回去看她，才是坏蛋。

他们在一块儿玩牌，后来两个孩子被打发去睡了，斯苔拉就去弹钢琴。艾舍斯特坐在差不多是幽暗的窗口的坐位里，打那儿远远地瞧着坐在几支洋烛中间的斯苔拉——瞧那长在细长、洁白的脖子上的美丽的脑袋随着双手的动作而俯仰。她弹得很熟练，没有多少表情；但是，她构成了一幅何等样的图画！那淡淡的金黄的光辉，一种天使的气氛，滞留在她的周围。在这摇动着身体、穿着白衣、长着天使般脑袋的姑娘面前，谁能有情欲之念或非分之想呢？她弹奏着舒曼的一支曲子，叫做“Warum？”。这时哈利德拿出支长笛来，那迷人的情调就给破坏了。后来，他们叫艾舍斯特唱一本舒曼歌曲集里的歌，斯苔拉给他伴奏，正唱到“Ich grolle nicht”的时候，两个穿蓝色睡衣的小家伙溜了进来，想躲在钢琴底下。

晚会在混乱中收场，莎比娜管这叫做“快乐的喧闹”。

当天晚上，艾舍斯特几乎没有睡着。他在床上翻来翻去，苦苦地思量。最近这两天强烈的家庭亲热气息，哈利德家的这种特殊气氛的力量，似乎把他团团围住了，使得那个农庄和梅根——甚至连梅根——都似乎不真实了。难道他真的向她求过爱，真的答应过带她去同居吗？他一定是受了春天、夜和苹果花的迷惑！这五月的狂热只能把他们两个都毁啦！要娶她——

娶这不满十八岁的单纯的孩子为妻的念头，现在使他充满了恐惧，尽管这个念头还能刺激他，还能激荡他的热血。他自言自语说：“真可怕，我干的什么——

真可怕！”舒曼的乐声悸动着，跟他那发烧似的思想交织在一起，斯苔拉的神态冷静、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形态，还有那俯着的脖子和围绕着她的那种奇怪的天使的光辉，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一定是——一定是疯啦！”他想。“我着了什么魔啦？可怜的小梅根！‘上帝保佑我们大家，保佑阿舍斯先生！’‘我要跟您在一块儿——只要跟您在一块儿！’”他把脸埋在枕头里，抑制住一阵啜泣。不回去是可怕的！回去呢——更加可怕！

感情这东西，你在年轻的时候，一旦果真把它发泻了，就会失掉折磨你的力量。他想：“有什么了不起——就不过亲了几下——一个月就全忘啦！”——于是他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他把支票兑取了现款，但像逃避瘟疫似的避开那家给他留着那件淡灰色女服的店铺，却给自己买了几样日用必需品。他整天心情很怪，对自己怀着一种恼怒的情绪。

过去两天的那种求之不得的叨念没有了，心头是一片空虚——

全部强烈的渴望都化为乌有，好像已经在那一阵热泪中得到了满足。吃过茶点后，斯苔拉把一本书放在他旁边，羞涩地说：

“你看过这本书吗，弗兰克？”

原来是法拉尔的《基督传》。艾舍斯特笑了笑。她那么关心他的信仰，他觉得好笑，但却是很感人的。同时也许又是传染性的，因为他开始情不自禁地直想为自己辩护，如果不是想改变她的信仰的话。晚上，两个孩子和哈利德在补虾网，他说：

“依我看来，在正统的宗教背后，老存在着酬报的观念——做了好事，你就能得到些什么；这无异是乞求恩德。我想这根源全在于恐惧。”

她正坐在沙发上，用一根绳子打拱结，听到这句话，马上抬起头来。

“我认为宗教要比这深刻得多。”

艾舍斯特又感觉到那种支配的欲望。

“你以为是这样，”他说；“但是响往报答是咱们大家的老根！要究明这老根的底细，可不是容易的！”

她不解地皱紧眉头。

“我觉得不懂你的话。”

他固执地继续说：

“好，你想，那些最虔诚的宗教徒，是不是就是那些觉得这现世的人生没有完全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我相信做个好人，因为做好人本身是件好事。”

“那么，你真的相信做好人哩？”

现在她看去多美——跟她好是容易的事！于是他点点头，说：

“我说，教给我，这结是怎样打的！”

在拨弄那根绳子的时候，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指，他觉得十分快慰。后来他上床睡觉，便有意地老想着她，把自己裹在她那漂亮、文静而姊妹般的光辉里，好像裹在一件防身衣里一般。

第二天，他发现大家已经安排好，打算坐火车到陶特纳斯去，在伯里波默罗古堡野餐。

他跟大家一起坐上马车，背向马坐在哈利德的旁边，心里还是坚决要把过去忘掉。接着，在海滨，快到火车站附近那个拐弯的地方，他的心几乎跳到了嘴里。梅根——就是梅根！——正在远处小路上走着，穿着她那条旧裙子和短上衣，戴着那顶苏格兰圆帽，仰起了头看行人的脸。他本能地举起手来遮掩，然后便假装擦除眼睛里的尘埃；但是从手指缝里，他仍旧看得见她在走动，不是踏着她那自由自在的乡下人步子，而是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的样子——

好像小狗失掉了主人，不知道应该向前，还是向后——不知道往哪里去。她怎会这样到这里来的？

她是凭什么借口出来的？她抱着什么希望？车轮滚滚，载着他离她越去越远，他的心发出反抗和呼叫，要他把车停住，离开车，到她那里去！马车拐弯向火车站驶去的时候，他再也按捺不住，便推开车门，咕哝说：“我忘带东西了！走吧——

别等我！我坐下一班车到古堡跟你们会合！”他跳出去，一个踉跄，转了几个身，便站住了脚跟，然后向前走去；马车继续前进，哈利德兄妹都觉得十分惊异。

从拐角上，他刚刚望得见梅根正在前面很远的地方。他跑了几步，便

止住自己，放慢步子走着。每走一步，离梅根愈近，离哈利德一家人愈远，步子就愈加缓慢。这次看见她——这能使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呢？自己去见她。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怎样才能显得不那么丑恶呢？无庸讳言，自从遇见哈利德一家人之后，他已经渐渐确切地感觉到他是不会跟梅根结婚的了。如果他们结合的话，那不过是一段荒唐的恋爱生活，一段不安的、悔恨交集的、别扭的生活——接着——

不错，接着他就会厌倦，就因为她给了他一切，她是那么单纯、那么信任，那么像朝露一般。而朝露——是不长久的！那个褪了色的小圆点，她那苏格兰圆帽，远远地在前面摇晃着：她抬头瞧每个行人的脸，瞧每家人的窗子。有哪个男子经历过这样残酷的考验呢？不管怎么办，他觉得他总是个禽兽了。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使一个过路的护士转过头来向他盯了一眼。他看见梅根停住脚步，靠在防波堤上，瞧着海；于是他也停了脚步。很可能她从来没有见过海，因此在这忧患中也禁不住要流览一下景色。“不错——她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他想：“她的一切都还在前头哩。可是仅仅为了几个星期的热恋，我会毁了她的一生。我宁愿自己吊死，也不干这个！”突然他似乎看见斯苔拉的沉静目光注视着他，前额上那绺柔软的头发在风中飘拂。啊！那样做会是发疯，会意味着放弃他所尊敬的一切，放弃他自己的自尊心。他回头快步向车站走去。但是，回忆中那个可怜的、迷惘的小小身影，那双在行人中寻找的焦急的眼睛，又在十分强烈地折磨着他，叫他受不了，于是他重新回身向海走去。那顶帽子已经看不见了；那小小的有色圆点已经消失在中午的人流中。生活有时似乎把一样东西迅速推开，使你拿不到手，这时你会有如饥似渴的感觉，就是在这种饥渴的感觉和热切的想望的推动之下，他匆忙地向前走去。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她；找了半个钟头，他便在海岸的沙滩上趴下了。他知道，要找到她，只要到车站等她，她寻找没有结果，便会回车站乘火车回家；或者，他自己乘车回农庄去，她一回家便看见他了。但是，他躺在沙滩上不动，瞧着周围一群群玩着小铲小桶漠不关心的孩子。她那个彷徨无主、东找西寻的小小身影所引起的怜悯，几乎淹没在他那血液的春情奔流中了；原来现在剩下的全是放浪的感情了——那骑士精神的部分，以前是有过的，此刻已经消失了。他再次渴念着她。渴念她那热吻、她那柔软小巧的身体、她那放任、她那全部锐敏热烈而不受礼教约束的感情，渴念着那天晚上在月光明亮的苹果树下的那种奇情异景；他强烈得可怕地渴念着这一切，像牧神渴念着林间的仙女一样。那明亮的有鳟鱼的小河里的潺潺流水，金凤花的耀目的光彩，老“野人”光顾的岩石，布谷鸟和绿色啄木鸟的啼声，猫头鹰的呼呼的叫声；还有那红色的月亮从天鹅绒般的黑色云朵里窥视着生气勃勃的一片白茫茫的苹果花；还有在窗口的她的脸——

差一点儿就可以接触到——那样的为爱情而出神；还有在那苹果树下，她的心贴着他的心，她的嘴唇回答着他的嘴唇——

这一切都包围了他。但是，他躺着不动。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抗拒着怜悯和这种强烈的渴望，使他瘫痪在温暖的沙子里的呢？是三个亚麻色的脑袋，一张长着亲切的淡蓝眼睛的漂亮的脸，一只紧握着他的手的手，一个叫着他的名字的活泼的声音——“那么你真的相信做好人哩？”不错，还有一种气氛，仿佛是在一个围墙里的古老的英国花园中，其中有石竹和矢车菊，有玫瑰，有熏衣草和那丁香的香味——

玉洁冰清，一尘不染，几乎是神圣的——这一切都是纯洁和美好的，

都是从小受的教养使他能够体会的。

这时他突然想道：“她可能又到这海滨来，那就看见我了！”他站起来，向远在海滩一端的岩石走去。在那里，冰凉的水花溅在脸上，他可以更加冷静地思考。回到那个农庄去，在野外的树林里、在岩石间去爱梅根，周围的一切都是荒野的，又都是跟这种事情相称的——

这个，他知道，是不可能了，完全不可能了，把她移植到大城市里去，把像她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大自然的人关在一套公寓房间里——他的诗人气质对此是有反感的。他的热情将只是一种官能的放纵，很快就会过去；在伦敦，她那种天真无知，她的缺乏一切文化教养，都只能使她成为他的秘密玩物——

不可能再是别的。他坐在岩石上，两只脚挂在一潭浅绿的海水上摇晃着，海水正从这里退出：他这样坐得愈久，对这一点就看得愈清楚。现在，仿佛是他的胳膊和她的整个身体正在从他身上慢慢地、慢慢地滑下去，落到了水潭里，将要被海水带到海里去；她仰视着，她那失神的脸色带着央求的目光和湿漉漉的黑发——这又萦绕他、侵扰他、折磨他！最后，他站起来，爬上低矮的石壁，往下走进一个隐蔽的海角。也许在海里，他可以恢复自制——

消灭这阵狂热！他脱下衣服，游了出去。他要使自己疲倦，好丢开一切，就不管好歹地游着，游得又快又远；接着，他又毫无理由地害怕起来。如果不能游回岸边，如果潮水把自己卷走，或者抽起筋来，像哈利德似的，那怎么办！他转身往里游。那红色的山壁看去似乎很远。如果他淹死了的话，他们会发现他的衣服的。哈利德一家会知道的；但是梅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农庄里是不订报的。于是他又想起菲尔·哈利德的话：“剑桥的一个姑娘，本来我可以——幸亏我没有对她做亏心的事！”在这没来由的恐惧时刻，他发誓不对她做亏心的事。于是，他的恐惧消失了；他很容易地游了回去，在阳光下晒干身体，穿上衣服。他有点儿伤心，但是不再悲痛了；至于他的身体，那已经神清气爽了。

在艾舍斯特这样年轻的时候，怜悯并不是强烈的情绪。他回到哈利德家的起坐室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茶点，觉得很像是发了烧刚好似的。一切都显得新鲜和爽朗；茶，奶油吐司加果酱，都异乎寻常地好吃；烟草从来没有那么香。他在空屋里来回走着，东摸摸，西瞧瞧。拿起斯苔拉的针线篮，他摆弄着那些线团和一络色彩鲜艳的丝线，闻闻斯苔拉放在线团中间的一个装着车叶草的小香袋。他坐在钢琴前面，用一个手指弹着曲子，心里想：“今天晚上她会弹琴的；我要看她弹；瞧着她使我很舒服。”那本书还留在她放在他身旁的地方，他拿起来，想看。但是梅根的凄楚的小身影立刻又出现了，于是，他站起来，靠在窗口，听新月饭店花园里的画眉鸟歌唱，凝视着树下梦一般的蓝色的海。一个仆人进来收走茶点，他依然站着，吸着傍晚的空气，竭力什么也不想。接着，他看见哈利德兄妹打新月饭店的大门进来了，斯苔拉稍稍走在菲尔和两个孩子前面，大家都拿着篮了。他本能地退缩了。他的心刚受过那么严酷的折磨，突然看到斯苔拉，就有些怕接触，然而却又需要这种接触的亲切的安慰——一面抱怨对他的这种影响，一面又渴求这影响的那种宁静的纯洁无邪的气氛，以及瞧着斯苔拉的脸的时候所获得的快感。他靠在钢琴后面的墙上，看她走进来站着屋里，神色有点儿发呆，好像很失望似的；然后她看见了他，便露出微笑，笑得那么快，那么明朗，使艾舍斯特

既觉得温暖，又感到恼火。

“你根本没有来找我们，弗兰克。”

“没有；我有事不能来。”

“瞧！我们采来了这样可爱的晚紫罗兰！”她伸出握着一束紫罗兰的手。艾舍斯特把鼻子凑过去，心头激起了种种迷惘的渴望，可是他又看见梅根仰起焦急的脸注视着行人，立刻就冷了半截。

他说了一句“多好啊！”便走开了。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听得两个孩子正走上楼梯，为了避开她们，他便一歪身倒在床上，两条胳膊交叉着放在脸上，就这样躺着。现在，他觉得事情已经真正作了决定，梅根已经放弃；他恨起自己来，几乎也恨起哈利德兄妹来，还恨他们那种英国式家庭的健康幸福的气氛。他们为什么偏偏碰巧到这里来，驱逐了他的初恋——而且向他表明，他即将是一个普通的勾引女性的好色之徒而已？斯苔拉有什么权利利用她那洁白羞涩的美貌，使他确切地知道自己决不会跟梅根结婚，而且在彻底破坏了这件事之后，给他带来了这样刻骨难忘的愧悔和这样的怜悯？梅根这时该回家了，由于可悲的寻找而筋疲力尽了——可怜的小东西！——

说不定还在盼望到家能够看见他哩。艾舍斯特咬着袖子，抑制悔恨交迫的呻吟。他去吃晚饭的时候，闷闷不乐，一声不响，他这种情绪甚至对两个孩子也投下了一层阴影。这个晚上过得很阴郁，大家的脾气都不大好，因为他们都疲倦了；他几次看见斯苔拉在瞧他，流露出委屈和迷惑的神色，这使心情不好的他反而高兴。他睡得很糟，一早起来，便走了出去。

他来到海滩上。独自待在宁静的、蓝色的、阳光照耀的大海的边上，心头稍稍轻松了点儿。

真是个自负的笨蛋——

以为梅根会那么难受！只要过一两个星期，她就差不多全忘了！他呢——不错，他会获得善报！一个善良的年轻人！如果斯苔拉知道的话，她会祝福他，因为他抵抗住了她相信的那个恶魔；他冷酷地笑了一声。可是慢慢地，大海和天空的宁静和美，还有那些飞着的寂寞的海鸥，却使他感觉羞愧，他游泳了一阵子，便回去了。

在新月饭店的花园里，正是斯苔拉坐在一张折凳上画画。

他偷偷走到她背后。你瞧，她是多美：专心致志地弯着身子，端着画笔，估量着远近大小，皱着眉头。

他温和地说：

“斯苔拉，昨天晚上我太不好了，请你原谅。”

她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脸涨得绯红，习惯地迅速说：

“没有什么。我知道有件什么事儿。朋友之间这是不要紧的，是不是？”

艾舍斯特回答：

“朋友之间——咱们是朋友了，是不是？”

她仰脸看着他，使劲地点头，那排上齿又闪露在快速而明朗的微笑中了。

三天后，他和哈利德兄妹同行，回到伦敦去。他没有写信到农庄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第二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他和斯苔拉结婚了……。

以上就是艾舍斯特在银婚日那天靠墙坐在金雀花中间的回忆。就在这个现在他摆开了食物的地方，当初他第一次看见梅根映着天空站着。为什么

偏偏这样凑巧！他心头激起一阵渴望，要下去再看看那个农庄和果园，还有那吉卜赛鬼出没的草地。去一遭不会花很长的时间；斯苔拉也许要过一小时才过来呢。

这眼前的景物，他记得多么清楚——屋后的那座陡峭的草山，山顶上的那几棵树！他在农庄的大门口站停了。矮矮的石屋，水松构成的门廊，开花的红醋栗——丝毫没有改变；连那张陈旧的绿漆椅子也仍旧在窗下的草地上，那天晚上他正是站着这里向她伸出了手接那钥匙的。接着，他转身朝小巷里走去，站着倚在果园的门上——这个破败的灰色大门，也跟当初一样。甚至还有一口黑猪，在那边树木间走来走去。是真的过了二十六年，还是他做了一个梦，现在醒来，而梅根正在那棵大苹果树下等他呢？他不自觉地抬起手来摸摸花白的胡子，终于使自己回到了现实中。推开大门，他向前走去，穿过那些杂草酸模和荨麻，直走到河边，找到了那棵大苹果树。没有改变！除了青灰色的鲜苔更多一点儿，增添了一两个枯枝之外，别的都跟那天晚上一样，那时，他在梅根去后，抱住了这长鲜苔的树身，吸着它的木香，而头顶沐着月光的苹果花似乎活了起来，在呼吸——这些仿佛都仅仅是昨天晚上的事。

在这早春时节，已经有几颗芽发出来了；画眉鸟正在高声歌唱，一只布谷鸟叫着，阳光灿烂而和暖。一切都跟过去一模一样，令人难以置信——那水声潺潺的有鳊鱼的小河。那狭小的池子——他每天早晨都泡在里面，把水泼在侧腹和胸膛上；而在那边荒野的草地里，依然是那山毛榉林子和那块据说有吉卜赛鬼去坐的大石头。然而，青春永逝了，爱情和甜情蜜意消磨尽了，艾舍斯特感觉到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脖子似的，当然+# 谩度 澜 拔薇叩拇蟪希 喻 ？是应该尽情欢乐的，就像这天和地包含着无限欢乐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却办不到！

他走到河边，俯视着池子，心里想：“说什么青春和春天！”

谁知道，它们都怎么样儿了？”这时，他突然怕碰到个什么人打断他的回忆，便回到小巷，抑郁地由原路重新来到十字路口。

汽车旁边有一个灰胡子的老雇农，拄着拐杖，在跟司机说话。一见他来到，老雇农马上停止谈话，好像犯了不敬之罪似的，用手碰一下帽檐，打算瘸着腿往小巷里走去。

艾舍斯特指着那青青的狭长土墩。“这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老头儿站住了，他的神色似乎说：“先生，你找对人啦！”

“是个坟，”他说。

“可是为什么葬在这野地方呢？”

老头儿微笑着。“这里有个故事，您可以这么说。讲这个故事，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许多人都问起这个草皮土墩的来历。在这儿附近，我们都管它叫‘姑娘坟’。”

艾舍斯特递过自己的烟袋荷包。“抽一筒？”

老头儿又碰一下帽檐，慢慢地装满一只古老的粘土烟斗。

他的两只眼睛打一团皱纹和头发中间向上瞧着，还是挺明亮的。

“如果您不见怪的话，我想坐一坐——我的腿今天有点儿不好受哩。”说着，他就在长草皮的土墩上坐下了。

“这坟上总有一朵花儿放着。它也并不太冷清；现在，有许多人经过这儿，坐着他们的新汽车，穿着新衣服——跟过去的日子不一样啦。她在这儿

有好多伴儿呢。她是个自杀的可怜人。”

“明白了！”艾舍斯特说。“葬在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这风俗还流行着。”

“啊！可是，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儿。那时我们这里的教区牧师是个十分敬神的。让我想，到下个米迦勒节，我领养老金就有六年啦，可是出事那年我才五十呢。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对这件事儿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了。她住在离这儿很近的地方，就在我常去干活的纳拉科姆太太家的农庄上——现在是尼克·纳拉科姆当家啦。我还给他干点儿零活呢。”

艾舍斯特靠在大门上，正在点他的烟斗，他那两只弯着的手在脸前停留了好一会儿，虽然火柴早已熄灭了。

“还有呢？”他说，自己觉得嗓音沙哑而奇怪。

“她是百里挑一的，可怜的姑娘！我每回经过这儿，都要放一朵花儿。她是个美丽的好姑娘，虽然他们不答应把她葬在教堂里，也不答应葬在她自己指定的地方。”老雇农停了停，把一只毛茸茸的、因艰苦的劳动而变了形的手，平放在坟上的野风信子旁边。

“还有呢？”艾舍斯特说。

“可以这么说，”老头儿往下说，“我想是为了闹恋爱——

虽然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哪知道姑娘们的心事，那不过是我的想法。”他的手捺着坟上的草皮。“我很喜欢这姑娘——不知道有谁不喜欢她的。可是她太好心肠了——毛病就出在这儿，我想。”他抬起头来。艾舍斯特的嘴唇在胡子底下哆嗦着，他又咕哝道：“还有呢？”

“那个时候是春天，也许正是现在这光景，要么还要晚一些——开花的季节——有一个大学里的年轻的先生，住在这农庄上——

人也是挺好的，就是有点儿颠三倒四。我很喜欢他，看不出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不过依我想，他打动了姑娘的心。”老头儿打嘴里拿出烟斗，吐了口唾沫，继续说：

“您瞧，有一天他突然走啦，从此就没有回来。他的背包和一些东西，现在都还保存在这儿呢。使我一直想不透的是——他再也没来要这些东西。他的名字叫阿舍斯，要不也跟这差不离儿。”

“还有呢？”艾舍斯特又说。

老头儿舐一下嘴唇。

“她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打那天起，她变得好像昏头昏脑啦，完全不正常啦。我这辈子没见过一个人变得那么厉害的——从来没见过。庄上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做乔·比达福德，对她也是挺好的，我猜他那种亲热体贴劲儿，常常折磨着她。她变得疯疯颠颠的。有时候，傍晚我赶牛回来，老看见她；她站在果园里那棵大苹果树底下，直瞪瞪的瞧着前面。

‘呀，’我总想，‘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你叫人瞧了太可怜啦，这准没错儿。’”老头儿重新点着烟斗，沉思地抽着。

“还有呢？”艾舍斯特说。

“记得一天我问她：‘什么事儿，梅根？’——她叫梅根·戴维，是威尔士人，跟她姑母纳拉科姆老太太一样。‘你是有心事啦，’我说。‘不，吉姆，’她说，‘我没心事。’‘有，你有心事！’我说。‘没有，’她说说着两颗眼泪滚了下来。‘你哭啦——

那又为什么呢？’我说。她把手掩在心口，‘我难受，’她说；‘可是很快会好的，’她说。‘不过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吉姆，我希望葬在这儿这棵

苹果树底下。’我笑啦。

‘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说；‘别傻。’‘不，’她说，‘我不傻。’好吧，我知道姑娘们的脾气，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两天后，大概傍晚六点光景，我赶着小牛经过，看见河里躺着个黑胡胡的东西，就在那棵大苹果树附近。我对自己说：‘难道是口猪——猪走到这地方，真好笑！’我走过去一瞧，才看清楚啦。”

老头儿打住了；他的眼睛向上瞧着，目光明亮，神色痛苦。

‘就是那姑娘，在狭窄的小池里，那是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水变成的——

我看见那年轻的先生在这里洗过一两回澡。她趴着躺在水里。有一棵金钟花打石缝里长出来，正好在她的头顶。我瞧了她的脸，十分可爱，十分美，像娃娃的脸那么平静——真是美极啦。大夫瞧了说‘就那么一点儿水，要不是着了迷，是死不了的，啊！瞧她的脸，她正是着了迷。真美——害得我伤心地哭了一场！那时候已经六月啦，可是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找来剩下的一点儿苹果花，把它插在头发里。所以我认为她是着了迷，这样打扮了去走这条路。可不是！水还不到一英尺半呢。不过我要告诉您一件事——那个草地里鬼呢。这个，我知道，她也知道；谁也不能叫我相信那儿没有鬼。我把她对我说过的话告诉大家，就是说她要葬在那棵苹果树底下。可是，我想这一说倒使他们变了主意——

看起来太像是她存心要寻短见的；他们就把她葬在这儿啦。那时候，我们的教区牧师是十分认真的，他是十分认真的。”

老头儿又用手捺着坟上的草皮。

“看起来真是了不起，”他慢慢地补充说，“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她是个好心肠的；我猜她的心是碎啦。可是我们到底什么都不知道呀！”

他抬起头来，好像等待对方称赞他讲的这个故事，但是艾舍斯特早已走了过去，仿佛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

在小山顶上，就在他摆好了野餐的那个地方再过去一点儿，他挑了个别人看不见的处所，趴在地上。他的德行获得了这样的报应，爱的女神“塞浦琳”就是这样报了她的仇！在他那蒙胧的泪眼前面，现出了梅根的脸，浅黑的湿头发里插着那枝苹果花。“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想。“我到底做了什么呀？”但是，他无法回答。春天，春天的激情，春天的花和歌——

他和梅根心里的春天呀！莫非就只因为爱神要找一个牺牲者！那么，那个希腊人是对的——《希波勒特斯》里的话直到今天还是真实的！

因为爱神的心如痴如狂，他的翅膀发着闪闪金光；当他创造出了他的春天，众生拜倒春的魔力跟前；一切野生的年青的生命，无论在小河、大海和峻岭，无论出生自大地的泥土或呼吸在红色的阳光中；而且还有人类。宝座高据，塞浦琳，你独自群临万众！

那个希腊人是对的！梅根！梅根！打山上走来的可怜的小梅根！在那棵老苹果树底下等待着、张望着的梅根！死了的，打上美的烙印的梅根！……

有个声音说：

“呀，你在这里！瞧！”

艾舍斯特站起来，接过妻子的速写，默默地呆视着。

“前景画得对吗，弗兰克？”

“对。”

“可是似乎缺少了点儿什么，是不是？”

艾舍斯特点点头。缺少？缺少的是那苹果树、那歌声和那金子！

1916年

黄子祥 译

